

柳  
圭  
月  
圭  
月

續集

鄭  
証  
因  
著

鄭證因著

柳  
青  
青

上海廣藝書局印行

# 目次

- 一、封鎖漁村……………一
- 二、死裏求生……………一〇
- 三、貪官露跡……………一九
- 四、譴懲民賊……………二八
- 五、祖孫被捕……………三七
- 六、難中遇救……………四七
- 七、洞察民隱……………五五
- 八、大吏偵寃……………六三
- 九、兵困漁村……………七一
- 十、除暴安良……………八二

# 柳青青

續集

鄭證因著

## 一 封鎖漁村

上集敘述海門沿海漁村，受貪官污吏，奸民勾結，以致激起一場極大風波，數千戶漁民，依此爲生，陷於停頓，官家更行連番拘捕各漁村的漁戶，以致激怒一班漁戶，正所謂官逼民反。漁民們聚衆入縣城，劫牢犯獄，救出一班被拘押的漁戶，這次的事完全仗着錦鷄塘舊日逃亡漁戶柳惠與其師甘龍，和兒女柳青青柳虎兒，回鄉之時，適值漁村遭此巨變，這爺四個在義不容辭之下，暗中相助，一班漁戶們才能從縣城中逃出網羅，往沿海漁村退下來。

此次入縣城領率漁民爲首的人，是柳樹灣的漁戶許福民白三秀黃阿根，大營莊的漁戶施鳳起，這班人在最後逃出縣城之下，若非老武師甘龍等破死命相助，這班人恐怕終歸落個死亡枕藉，此時也不過五更左右，伏守在城外的漁戶們接應上，這種事辦了這班人也不是不知道官家那會甘心，但是他們也全存着這幾個漁村，最後落個同歸於盡，決不願意在這班貪官惡吏暴力壓迫之下，落個不死不活，所以把被扣押的人救出來，他們就拿定了主意，官家的力量大，抗一時算一時，到了抗不了的時候，我們四十餘個漁村，決不逃走，在海門這裏弄個整個的覆滅，劫牢犯獄是犯法，是有死罪，可是不這麼作，只有低頭忍受這種苛稅，承認經紀牙行改訂剝削漁戶的辦法，早晚也是全得餓死，海門縣是不要黎民了，我們甘心死在

漁村，這還有什麼可怕的事，他們堅定了這種心願，以死相爭，所以離開縣城之後，決不往別處逃竄。

老武師甘龍和徒弟柳惠，柳青青柳虎兒，知道這場事是滔天大禍，現在也不便再隱匿蹤跡，爺幾個倒要跟他們合在一處，以謀抵禦官家的辦法，這班漁戶們受傷的是不少，仗着人多，留守漁村的不過一小半，所有的壯丁完全出動，沿着這條道上，走不多遠，就有一隊人現身出來接應退下來的人，許福民在沿途上叫所有這些漁戶們只管往下撤，不過暗中却打發幾名精明強幹的叫他們在縣城附近探聽信息，官兵只要追趕下來，趕緊的飛報回來，只要我們完全撤回漁村之後，那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，趕到一路退下來，到了漁村附近，這裏沿着各漁村的村邊，樹林土崗子，村莊的邊上，全按置起大隊的漁戶們，每一個漁村，推舉出一個頭目來領率一隊人，此時把各漁村間隔開的地方，全挑了土溝，前面堆起土崗子來，從白沙灘那裏把海水引起來，在海潮不大的時候，這種土溝就灌平了，趕到潮水一高，所有漁村四週完全被海水灌滿，這是大營莊首領施鳳起的辦法，容易擋官兵的進攻。

老武師甘龍爺幾個跟隨下來，對於眼前這種事，全是十分担心，知道早晚這數十個漁村，非要毀在官家手內不可，這海門縣的縣官安世祿，他對於漁村，絲毫不讓步，再有了這次劫牢犯獄的事，尤其是有了藉口，任憑漁村不怕死，但是終歸抗不了官家的力量，老武師甘龍，一路上是一語不發，到了漁村附近，有人接應着進去，把受傷的人全行送上海面漁船，老弱不能操作的，也叫他們離開漁村，凡是還能動手操作，就是不能拚命的也留在這，老武師甘龍向許福民等說道：「你分派好了之後，我可得和你細談一下，咱們這裏講，還是村中

去請。」許福民道：「老師傅，我們這四十多漁村，全是頂着殺身大禍之時，老朋友竟肯捨身相救，一班被難的弟兄們，逃出網羅也仗着老朋友們之助，這樣再生之德，我們不敢拿平常的感激話向你表示了。好在縣城那邊已經有人隨時探聽信息，隨時報告，老朋友們，不要看我們現在這麼佈置，逼迫到這種地步，不得不如此，我們現在唯一的希望，只有巴望海門縣稍存一分惻隱之心，我們還許能夠活下去，不然的話，我們知道終有最後的一場慘禍，這不過是抗一時算一時吧，走，咱們到柳樹灣漁村公所談一談，我們還沒仔細領教一切呢。」不過這時漁戶們可有許多認出柳惠是自己人了，老武師甘龍此時却點點頭道：「好，咱們就到漁村公所去。」許福民叫白三秀等一班人，把守着水圍子，有了不好的信息，趕緊到漁村公所去報告，跟隨許福民的有十幾個人，全是各漁村主事的人。

甘龍柳惠，柳青青柳虎兒，隨着這班人走進柳樹灣，漁村中此時的情形越發嚴厲了，凡是年歲太大的，和十歲以下的孩子們，已經送到海面上，健壯的婦女，一個個全是面色鐵青，混身衣服紮裹得很緊，背柴的背草的，在這漁村中，小小的街道上，絡繹不絕，完全是貼着漁村的房屋堆起，乾柴乾草枯樹枝，這些漁村健婦們，滿臉淚痕。一入漁村，走進不遠來，就是漁村公所，這是附近五個漁村會議的地方，許福民等讓老武師甘龍爺四個往裏走，走進漁村公所的院落內，只見院中靠牆一帶，堆積着一二百根現削成的木棒，和魚叉，連廚刀全有，堆了半院子，老武師看到這種情形，真是觸目驚心，知道這漁村的漁戶們，已經具必死之心，這場事恐怕不易挽回了，此時也不便隨便的多問，走進迎面正房內，那許福民吩咐跟來的漁戶們，招呼他們趕緊去燒飯，預備酒菜待客。

老武師甘龍苦笑一聲道：「朋友，現在是什麼時候，還有那種心情麼，算了吧。」許福民哈哈一笑道：「老朋友，我可不想叫你們在這裏多呆下去，咱們算結了來世緣，我們漁村中雖窮，但是過去可是各安生業，因為全是自食其力，整天在海面上流着血汗操作着，換得一家溫飽，現在惡賊官，不叫我們再吃下去，我們現在整個的漁村不分彼此，現在也沒有活下去的希望，我們留在塵世間，沒有多久了，留着吃不盡的糧，喝不盡的酒給誰，老朋友，我們這種想法對不對。」老武師甘龍皺着眉頭點頭，落座之後，這才彼此的談姓名來歷，和眼前這班人，全給老武師甘龍等引見了，許福民向柳惠拱拱手道：「你是我們漁村中的舊日漁戶，太不幸，你竟在這種時候趕回來，並且你還帶着一雙兒女，漁村中這場慘變，沒有兄弟你的事，尤其是這位甘老師傅，更不是我們漁村中人，他實在是血性的朋友，我們所有漁村中人，死作刀頭鬼，也不敢忘老師傅的義舉，回頭咱們痛痛快快喝幾杯，我許福民也不再留你們了，你們趕緊走，還來得及。」

柳惠剛要答話，甘龍向他擺擺手道：「你先等等，我替你說。」跟着向許福民道：「我這人是最不慣客氣的，我比你大幾歲，只有稱你許老弟了，我們的事，你先不必擔心，我們來的太湊巧，趕上這裏出事了，我們想不淌這種混水，躲避這場大禍，連漁村全可以不到，我們早走了，往油鍋裏跳，誰也沒拉我們，我們也是甘心情願，不過我得向許老弟你請示一下，這場事你就這麼辦了，我認爲許老弟你還要三思，難道你就忍心叫這所有漁村，弄個同歸於盡，血染海門灣，我看死守在這裏，反不如死中求活，你們有大幫的漁船，海面上雖有水師營官船監視，但是你們有入縣城救人的勇氣，大隊船幫不可以先逃出海門灣，也比束手

待斃強得多吧。」

許福民把眼角的淚水拭了拭，向老武師甘龍道：「老師傅，你的話很對，螻蟻尙且貪生，一個大活人，那有不惜命的，何況我們這些漁村，全是世代以此爲生，這裏的漁戶們，單身人找不出幾十個來，那一個漁戶全是一家老小，誰忍心眼看着自己的一家骨肉，全慘死在海邊上，但是要我們命的，老師傅你要知道，是官，不是強盜，他叫我們死，我們決不能活下去，也沒有我們活的路，我們全有妻兒老小，我們能逃到那裏，我們離開這裏，是當土匪去，當海盜去，官家能容我們麼，我們現在還落個犯法有罪，大隊的船幫能夠逃到海外去麼，走到那裏也是一樣，被獲遭擒，與其落個外喪鬼，還不如死在我們家鄉好呢，逃不能逃，抗不能抗，我們好在所有漁村中父老兄弟上下一心，沒有作第二個打算的，只有等待官家挨個的殺戮。」

老武師甘龍哼了一聲道：「我認爲你們這樣辦，終歸不是辦法，無論如何也得死中求活，跟他掙扎着看，這一個貪官安世祿就動不了他，太叫人不甘心了。」許福民道：「這種骯髒世界，還向那裏找真理去，像我們這班安分守己的漁戶們，還不弄個冤沉海底，老師傅你看一看海門縣連文帶武，還找不出一個有人心的來，我們又能向誰去說理，有誰替我們來主張公道，問一問我們因爲什麼這麼作，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，我們還有什麼法子，死吧。」甘龍搖搖頭道：「這個話倒不見得，也不全像海門縣這種貪官污吏，要是全這樣還有世界麼。」說話間手下的漁夫們竟是把桌椅擺開，居然是鮮魚美酒，擺了一桌子，熱氣騰騰，那許福民和施鳳起等倒是十分豪放，向甘龍柳惠道：「事情說到什麼時候，不過終歸是



這樣，咱們不必提他了，來，老朋友，我們敬酒三杯，聊表寸心，今生今世也沒有法子報答你們爺幾個了。」甘龍點點頭道：「很好，許老弟，你倒很達觀，看得開，我就擾你三杯。」大家落座，許福民施鳳起真是殷勤勸酒。

甘龍，柳惠也是滿懷憤慨，一肚子不平，藉酒澆愁，可乾了三大杯，此時施鳳起却向柳惠問起逃出漁村經過，怎的這時竟會想起重返故鄉，柳惠把自己的遭遇說與了大家，更指着柳青青柳虎兒，向許福民等說道：「我柳惠是這海門漁村，土生土長，世代業漁戶，當年惹下殺人大禍，遠走他鄉，帶着這兩個沒娘的孩子，幸遇見了我這位老恩師，算是救了我們爺三個，這兩個孩子已經長大起來，他們全是出身漁村，懂得事了，很願意回海門仍然作我們漁家生活，我也願意回到故鄉和一班父老兄弟在一起重收拾起舊業，老恩師也願意隨着我們，不再奔走江湖，那想到竟遇上故鄉上這場事，真叫我們痛心。可是伯伯叔叔弟兄們，不要認爲我們爺幾個失望，回到漁村不能安生立業，我們只痛憤的一班自食其力，安分守法的人，竟還遭到這種暴力的欺壓，奸民們陷害，我們甘心願意捲入是非渦中，願意爲故鄉盡一些人心，盡一點力量，隨着大家遭到什麼禍事，決不會出一句怨言，所以我請求大家，不要催促我們趕緊走了，我柳惠雖則沒有家了，可是那一個漁村全是我的家，我們爺幾個認了命。」施鳳起等一班有年歲的人，全是流下淚來。

許福民道：「你這兩個孩子可真可愛了，這麼點年歲，全有這班好本領，這全是你親自教出來的麼。」柳惠道：「這全是我老恩師成全的，我那會那麼大本領。」許福民道：「真是難得，我們爲你重回漁村，有這麼一對好兒女，也該慶賀你一杯。」說着話施鳳起舉着酒

盞滿滿的給大家斟了一巡，許福民等剛把酒盃舉起，公所外面匆匆跑進一人，高聲招呼道：「許大爺，城裏有官兵下來了，離着漁村不遠了。」許福民把這盃酒一揚脖，喝下去，抖手把酒盃往地上一擲，把酒盃摔得粉碎，口中答了個「好」字，隨向老武師甘龍柳惠道：「爺兩個只管在這裏多喝幾盃，沒有你們的事，咱們來世再見了。」

老武師甘龍，也把酒杯往桌上一擲，恨聲說道：「官兵來了，也很好，我老頭子在江湖上奔走一生，就沒作過犯法的事，臨收場我落個殺官造反，這麼作收源結果也很好，柳惠，拉傢伙幹吧。」

施鳳起趕緊說道：「老師傅先別這麼着，官兵還不知來的多少，人太多了時，我們決不抗了，我們這種舉動，雖則近於愚蠢，可是在愚蠢中，我們也還有個道理，現在也沒工夫細說。海門縣在澄平時代，沒有亂事發生，統共不到一營人，我們這種舉動可夠厲害的，他不能把縣城的官兵官人全拉出來，還得留守保衛縣城，他來個二三百人，我們敢招呼，討不了好去，可是他要想消滅我們四十幾個漁村，他沒有幾營人馬，佈置得過來麼，海門縣的縣官，他調不動，他得有上司衙門的命令，真要是省城裏認爲我們這班人該死，老師傅，我們就不抗了，請他動手屠殺，這比什麼不省事，老師傅到村子邊上看看，到時候再說。」

此時嚕嚕嚕嚕一片鑼聲，所有附近漁村，連村子裏所有的人，全都出動，有的往海面漁船那裏，有的到水圍子吶喊殺聲，這種喊聲，真是震天動地，甘龍柳惠柳青柳虎兒，一齊到了漁村邊，遠遠望去，這個水圍子地勢可佔的太長了，可是漁村的人也真多，順着水

圍子邊，刀槍棍棒魚叉木槩，篙竿子，廚刀鐵鍬，反正每人手中全有傢伙，吶喊殺聲，可是跟着圍子邊有人跑過來，招呼施鳳起道：「施莊主，你趕緊來，所來的官兵，已經被我們擋下去了，人不多，現在他不敢硬往上撲，就是看咱們人多勢衆，可是順着水圍子外，他把隊伍全拉開，也不許咱們再往外闖，人往外一闖，就用箭射，現在他有一名帶兵官，招呼着叫我們這漁村首領人到圍子外答話，許大爺叫招呼你趕緊商議一下，我們是出去不出去。」施鳳起提着刀冷笑一聲道：「有什麼不敢出去，我才不怕他呢。」說話間身旁的幾個人，隨着往水圍子邊跑去，甘龍等爺四個也跟隨着，這時人聲稍微的安靜了一些，趕到了水圍子裏面，許福民那裏已經聚集着十幾個附近漁村頭目人，太遠的漁村，一時召集不過來，圍子邊一遞一聲的往下傳信，叫他們頭目人往這裏趕，施鳳起到了許福民近前說道：「他要我們出人答話，咱們出去，沒有什麼，他要想先砍幾個鎮壓，那是他倒霉，他來的一個就別想回去了，咱們的人，多着十幾倍呢。」

此時往對面望去，相隔一箭多地遠，有一大隊官兵，正在分散開，四個人一隊，四個人一隊，沿着圍子邊往下跑去，隔開四五丈遠，四名官兵，就停留在那，散佈開面向着漁村這裏，在離着兩三丈遠，尚有一名小武官站在那裏等候，許福民施鳳起等，此時反把手中的兵刃全撂下，向大家招呼了聲：「咱們過去。」這裏已經預備了極小的船，十幾個人用小船渡過去，可是這一帶的漁戶們，却在高聲喊嚷：「對面的官兵可聽明白了，我們漁村的莊主過來答話，只許你們站得遠遠的，有什麼話只管講，只要敢動我們這些莊主一指，我們可齊往上撲，咱們死活立時分，我們要是有一個怕死的，就不算人生父母養的了。」此時施鳳起等

已經渡過水圍子，從土崗子過去，那名傳話的翻身引領，一直向那帶兵官停留的地方走去，這裏所有的漁夫們，一個個全是手底下按着傢伙，瞪着眼睛看着，只要看出對於過去的人有惡意，立刻動手，可是離着那個帶兵官還有四五丈遠，已經被那邊官兵喝令站住，不准再往前走，看那情形，那帶兵官也是提防着這班人動他，相隔的遠了，說話的情形，這邊可聽不見了，工夫不大，施鳳起許福民等，竟是安然翻回來，那名帶兵官竟是向相隔稍遠的一片樹林中走去，可是他所帶來的官兵，此時竟全順着水圍子一處處的放哨，算是把這漁村一帶監視起來。

許福民等回到水圍子內，這些人全聚攏來，問那帶兵官交派什麼話，施鳳起道：「這東西們還有好心麼，我不信他們這一套，他說是此次漁村這班亂民們，竟敢攻進縣城，劫牢犯獄，論起罪名來，所有漁村中人，全是死罪，不過現在縣太爺，因為漁村的事，根本不是他個人的主張，他作此地的父母官，決不願和黎民結怨，可是我們的情形，國法難容，要按着公事上說，立刻官兵就得衝過來，把越獄脫逃和劫牢犯獄，殺官拒捕的這些人，全得捕拿歸案，可是縣太爺要開恩，不過這件事情他担不了，已經用公事詳上去，請求府道提督總督，各上級衙門諒情處理，縣太縣這麼辦，一來是使你們知道，事情決不是他個人的主張，二來也因為他小小的縣官擔不了，公事下來，自然是依法處理，現在漁村中可不許走脫一人，只要敢向外私逃的，是當場格殺，按着盜匪懲治，外面的官兵，只是監視，決不往漁村裏闖，這是他所告訴我們的。」

一班漁戶們齊聲喊嚷道：「不是這賊官的主意是誰，那個萬惡的牙行經紀徐麻子，和他

勾結一起，他們安心想從我們身上發財，現在這種情形，我們決不信，這個賊官，不定安着什麼心了。」許福民向大家擺擺手道：「請弟兄們不要亂嚷亂鬧，我倒明白他這種情形，海門縣對我們決沒有絲毫人心，他焉能饒我們的活命，這分明是現在因為他官兵少，海面上水師營，一時間也調不來，我們人多勢衆，兵少了不敢動我們，這個賊官必要調動大兵來屠殺我們，是我漁村的好弟兄，咱是怎麼說怎麼辦，守住了圍子，真到了活不下去的時候，咱們再把命給他，要活一塊活，要死一塊死，好弟兄們，就這麼辦吧。」

甘龍柳惠等，全站在衆人的後面，老武師甘龍，此時已把附近的形勢看清楚，分開衆人，到了許福民施鳳起近前，說道：「老朋友們，我看事情不是就可這樣了結的，老哥兩個隨我回漁村公所，我有一點小事和你們商議。」施鳳起許福民點點頭，吩咐守水圍子的各位頭目，趁着官兵不往這邊闖，他只在監視，把咱們的人，好好調度一下，分班守護，任憑他怎樣說，我們一時可不能鬆懈，囑咐好了大家，施鳳起向老武師甘龍點點頭道：「好，咱們到漁村公所。」身旁尙跟隨四五位主事的人，仍然翻回柳樹灣漁村公所內，來到裏面，大家落坐之後，許福民道：「老師父，你有什麼事。」

## 一一 死裏求生

老武師甘龍道：「咱們話不用重絮，我們爺幾個已經算漁村內一份兒，到現在和大家一樣，死生禍福，我們也得算着了，我還是認爲不能坐以待斃，就等他這麼處置，這個海門縣縣官安世祿，很顯然是符合我們猜測的情形，他還是一定得這麼辦，他的權柄，也只跟着

眼前這點作爲，他想調動大兵，我認爲這個賊官必要捏造事實，顛倒黑白，非把這幾十個漁村全誣爲匪黨，他才能調動大兵，並且縣城中雖然我們一度擾亂，現在除了我們這漁村中遭了大劫，別處裏地方是安安靜靜，我認爲他除了親自去辦理這件事，只憑一紙公文未必就能調動幾營兵馬，一個小小縣官，他沒有那麼大權勢，並且他更不敢任憑公事往返耽擱，我們與其在此等着他，何妨跟他拚一下，你們這班在漁村中受人敬愛，得漁戶信仰的人，一個也動不得了，這件事，我們要替所有漁村拚一下子，成敗雖不敢保，可是萬一好歹的能夠容我們辯別一下是非屈直，我們也不致於就這麼含冤而死，事不宜遲，要下手就得趕緊下手，能夠走在他頭裏，或許能救我們四十多漁村，免遭屠戮，也未可知。」施鳳起許福民全是微微的搖着頭。

施鳳起道：「天下的烏鴉一樣黑，我看在本省內，未必能挽回這場大劫吧。」這時杏花村的村主佟安却向施鳳起道：「施二哥，話也不可這麼講，我們雖然在漁村中，不常到別處去，但是也不斷聽見傳說，像海門縣安世祿這種賊官實在是少見，老師父這麼想成全我們，我們何妨試試看，萬一能遇到一位愛惜黎民，知道我們這班漁戶們的甘苦的好官，就許把我們全救了。」許福民道：「我也認爲這次力量小了，恐怕不易挽回，一下手，就看出這個狗官不易對付，可是我們到海州走的人，到現在石沉大海，這種事恐怕不到兩江總督那裏，不易把這賊官弄倒了，這一帶全是他勢力所及之地，官場中到處是人情，我們的事情任憑如何冤枉，總是一羣窮漁戶，誰肯給我們作主，我實不敢指望。」老武師甘龍道：「這件事咱們這麼辦，這正是病家一樣，病已垂危的人，就叫有病亂投醫，死馬當活馬治，現在這場禍已

經弄到頭，還會比現在局面更厲害麼。我心目中尚有一個沒有十分把握的希望，碰碰着，從上月頭裏，就聽到有兩江總督那裏放出一位按查使，就爲得沿海一帶三道，一百餘里，屢屢的出些貪贓枉法的事，不過沒激成這次的大變亂，因爲這沿海一帶，有極大的出產，兩江一帶的富源差不多全在這東南各道縣，可是所有這一帶的官員，只要作一任，就是飽載而歸，可是國家的稅收，有減無增，商民們從外面上看不出來，但是也全是日趨窮蹙，這種情形，有那關心國計民生的，可就暗中注了意，這班貪官污吏土豪劣紳，互相勾結，固然手段很厲害，辦得很嚴密，可是他們胆子越來越大，營私舞弊的手段，也是一天比一天毒辣，這樣風聲沒個露不出去，放下這位按查使來，明着是查攷各道縣民情風俗，實際爲是要整頓兩江的吏治，要澈底清查一下，這班貪官污吏有什麼有力量的靠山，敢這麼放開手的營私舞弊，這位按查使在一月頭裏，已經到蘇常一帶，正往沿海這邊巡查過來，有的地方是明看到，有的地方是微服私訪，他是兩江總督授以特權，在他的官職上並不比滬海道，蘇常道，官銜大，可是他遇到什麼事，全能夠以特權來對付這些官吏，我想着這件事，只有找到這位按查使，或許能救我們四十多個漁村免遭屠戮，我也認爲事情實已緊急，可是眼前的情勢，除了我們反出海門，別的辦法是毫無指望，萬一能夠在這海州一帶找到了這位按查使，我破出這條老命去，也得把我們海門四十多個漁村所受的痛苦，官逼民反的情形，陳述在按查使前，現在我們和這海門縣安世祿所力爭的，也就在這一點，安世祿他全以蒙蔽手段捏造事實，顛倒黑白，好加上我們殺官造反必死的罪名，他蒙蔽文武大員，派兵對付我們漁村加以剿捕，他這樣作，以他海門縣縣官的身份，他就沒有力量敢對我四十多個漁村加以屠殺，我們就是要找

到這種有力量的大員，以事實真象詳陳這漁村出事經過，我們犯法的情形決不掩飾，好在安世祿他所定改變沿海漁村稅收辦法，以及牙行經紀改換官秤，海門縣鎮守地方的武職衙門，逮捕漁民，這些事實全不容他掩飾，只要肯來澈查真象，我們決沒有死罪，我已看出來，你們這班人全是這麼有血性的人，真能夠把這所有的漁村這場浩劫挽回，就是我們劫牢犯獄，法所難容，我想出去幾個頂罪名的，總會有人肯這麼辦吧。」

白三秀、黃阿根，拍胸口道：「老師傅只要能把這種苛捐重稅，牙行經紀改善過來，我們這些漁村依然能夠養贍家小，全活下去，我們弟兄願意到官自首，承認劫牢犯獄是我們主謀，動手的也是我們，把我們鬪了，我們死而無怨的。」老武師甘龍點點頭道：「我深信你們能這樣作，我老頭子這麼去不合乎的，正是爲得我奔走江湖一生，所最敬愛的是有血性朋友，你們爲了保護所有漁村的生存，爲大家衣食着想，雖則手段上有許多不當處，但是我老頭子的心裏敬服你們有血性義氣，我也不客氣的說，我從十七歲上入師門，在師父跟前整整九年光景，晝夜鍛鍊，學就一身硬功夫，論動手論本領，我老頭子不是賣狂，你們弟兄實不成，現在我自告奮勇去作這件事，就是爲得要借着我這身功夫，隨機應變，當時要見事作事，怎樣得手，怎樣下手，像你們也曾打發人到海州去上告，到如今沒有音信，這是很顯然的事，最厲害的是人情，最厲害的也就是勢力，你們千萬的不要疑心，所去的人怕死惜命，不肯盡力，我眼中所看到的除了徐麻子那幾個惡徒，漁村中還沒有那種下流的東西，可是越衙上控，這種情形只要遇到和安世祿有一毫關係的，他們就要設法對付。狀子遞不進去還是小事，他們就許連人驅逐出境，不准停留，再遇上和這賊官關係深的，還許弄些手段，把人



扣留起來，這是可想像的情形。我老頭子去辦這些事就不怕狐羣狗黨弄什麼手段了，可惜我們全是沒念過多少書，不能好好的寫一份訴狀，這只有我到時候能夠真個的找到這位按查使，口頭上陳述一切，諒也能把我們漁村所受的壓迫，陳述於按查使之前，你們大家若認爲我甘龍這個辦法，還可以一試，那麼黃昏左右，我就要離開漁村，不過事情準怎樣，現在固然不敢斷定，萬一能夠真個的見到按查使，陳冤訴苦，我可得說我是出身漁村的人，這些小事看着無關，實在是重要，只有漁村中人能夠破死命這麼力抗賊官，不是漁村中人，就有極大的嫌疑，將來你們弟兄可不要說錯了嘴。」

施鳳起許福民等說道：「這倒不用老師傅囑咐，我想老師傅既認定這麼辦還有挽救的希望，我們弟兄也隨你走一遭吧。」老武師甘龍微微一笑道：「眼前的事，關係着千萬人的性命，咱們可不必客氣，不必應酬了。眼前你們這幾位弟兄，在武術上倒是下過功夫，入縣城的情形，倒也能施展，不過輕身小巧之技，你們弟兄可差得多了，現在沿着漁村前一帶，水圍子附近，官兵放哨的人，接連不斷，他們在嚴厲監視着，海面上有緝私營的巡船，把住了海灘外一帶，一隻船走不出去，現在我們想出漁村，無論如何，不能給放哨的官兵知曉，你們弟兄不易走脫，我老頭子這麼講話，過嫌輕視了。老弟兄們，但是我知道你們能擔待我的。」施鳳起許福民等全點點頭，因爲這種情形，不能不承認，逃出縣城，若非有這位老武師徒祖孫相助，就未必出得來了，所以這班人決不惱老武師甘龍的輕視。許福民道：「既然是這樣，我們也不好再固執，只求老師傅你辛苦一趟，也許是我們這四十幾個漁村不該遇到浩劫，老師傅救我們，出苦海登彼岸，真是我們的福星了。」

柳青青和柳虎兒，站在一旁，聽師爺和這許福民等商議好之下，這兩人全一齊的要求甘龍，兩人願意跟了去，甘龍略一思索，點點頭道：「也好，你們總是這漁村中的子弟，有你們跟隨，我也站得住脚步。」柳惠道：「師父，索性咱們爺四個一塊走，不好麼。」甘龍道：「你留在這裏，幫他們守護漁村，萬一事情不能如願，柳惠，到時候要看你破出這條命去，能救多少算多少了。」柳惠一點頭，跟着向甘龍道：「師父從那裏走。」甘龍道：「只有從白沙灘一帶闖過去，比較容易。」柳惠道：「那麼我們的船隻，索性把他搖到柳樹灣這裏，咱們也用它不着了。」甘龍道：「這些事可以告訴許莊主，叫他差使一個弟兄，貼着海邊，把船駕過來就成了，留着他或許也有用他之處。」商議已定，這一天的工夫，這班人全是忙亂異常，那守在水圍子外面的官兵，也沒有什麼動靜，只有嚴厲的監視着漁村這裏，在晚半天，漁村這裏望見，大約官兵那裏又新添了一哨人，分配到各處，海面上也增了幾隻巡船，可是仍然沒見到大隊的水師營，緝私的官船到來，這種情形看來，越發的斷定，海門縣的縣官安世祿，這種時候，是使手段用勢力來對付漁村了。

在漁村公所早早的預備了晚飯，在吃過飯之後，天已經黑下來，甘龍正預備要起身，跟着聽得門外一陣雜亂脚步的聲音，有人在不住說着：「全在公所裏了，進去吧。」那許福民，施鳳起等遂帶着驚異之色，但是却聽出全是漁村弟兄們的口音，跟着從外面闖進一個少年，却是一身泥水，吁吁直喘着，看到施鳳起忙招呼道：「莊主，你也在這裏，很好。」施鳳起一看，是自己大營莊的漁戶趙福生，他是被派赴縣城附近，探聽信息的弟兄，看到他這種狼狽的情形，施鳳起忙的他近前，問道：「福生，你怎的這樣狼狽，可是落到官人手中

了麼。」

這個趙福生喘息已定，向施鳳起道：「莊主，我沒遇到意外的情形，不進城，輕易碰不到官人，我是跑得緊些，官兵下卡子放哨監視得很嚴，回漁村是太不容易過來了，我從太陽沒落下去，已經到了這裏，只是闖不過來，倒險些被放哨的官兵捉獲，我從白沙灘後葦塘邊，乘着天黑了，才闖進水圍子。」施鳳起忙問道：「倒是什麼事，你快說。」趙福生道：「我守在西門那裏，但是西門一帶，出入的官兵很多，不斷的有人來往着，我不能緊在那一帶停留，在城邊轉過去，可是今天縣城裏情形可太緊了，中午左右只開了一次城門，此後錯非是官人不能出入了，四門緊閉，在太陽偏西時，我走在南城根，忽然南門開放，可是也不准老百姓出入，南門外還聚集着許多入城的人，他們在城門外等着，爲是那時開城好闖進去，可是這次竟遭到裏面突然闖出一隊官人的毒打，幾條皮鞭子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只要踏在城門附近的，一個沒躲開，打得這些人四散奔逃，可是他們躲得遠些，不住的咒罵着，因爲這些人在這裏等着，全是進城有要緊事，城門開了，饒沒進去，反而挨一頓皮鞭子，一個個不住的罵着，可是仍然不肯走開，還希望把他們放進去，可是這一羣官人，把人趕散之後，他們散在附近不肯走，工夫不大從城裏闖出三匹馬來，全是穿着便衣，這三匹牲口一出城，放開韁繩向南闖下去，那一伙官人容得這三匹牲口走遠了，才退回去，可是這班老百姓，還不住的央告着往城門那邊湊，這伙官人們又趕過來舉起鞭子痛打，他們發了一頓威，一個人不放，城門是又行關閉，可是等着進城的人，內中竟有人說：『我們趁早該着住店的住店，投親的投親，現在沒有勢力的想出入城門，那算妄想了，你們沒看見麼，出城的當中

那匹馬上，留着黑鬍鬚的，是怎麼海門縣縣太爺，若非他誰有這個勢力，這麼緊，他竟出城，不定又辦什麼損陰喪德的事了。」有的就在說：「這也許那裏出了什麼案子，跟隨保護他的那兩人，在城裏茶館中常看見，全是縣衙門的捕快，咱們真是喪氣，無故的城門閉，不許出入，咱們海門縣的老百姓，大約前生前世沒燒高香，全燒了馮糞，才修的遇到這麼位好父母官，簡直是活要命鬼，走吧老鄉們。」這班人一邊罵着，一邊散去，我在……得清楚，這些人無意說出決不會假，以現在縣城那種情形看來，錯非是他，別人也沒有這種勢力，這個貪官這種時候出城，必有重要的事，所以我一跑緊趕了回來，給莊主報信，也好有個防備。」施鳳起聽到漁戶趙福生這番話，向許福民等看了一眼道：「賊官他這定是去使用手段，我們猜測的還一點不差。」

老武師憤然作色道：「好，他三時才出城，他此去奔海州，正好我們爺三個也好保護他一程。」跟着向柳青青，柳虎兒道：「孩子們，在這裏呆了一天了，該着咱們爺們活動活動，傢伙全帶好了，跟我走。」許福民趕忙湊到施鳳起耳邊，低聲說了兩句，施鳳起點點頭道：「應該這麼辦，險些忘了。」許福民向老武師甘龍道：「老師傅先等一等，有一點小事。」他立刻走到賬桌子旁，把坐櫃子開了，從裏面取出一個包來，到了甘龍面前說道：「爺三個此去不能準保一天半天回得來，這幾十兩散碎的銀子帶在身邊備用吧，這是村公所的公款，爲公益的事，老師傅不用客氣。」老武師甘龍微微一笑，向自己腰間拍了拍道：「許老弟，我囊中這點盤費還夠用十天半月的，你想的倒週到，難道怕白使喚我們爺們麼。」施鳳起一旁忙答道：「老師傅，我們弟兄可沒有那個心，咱們辦的是事。」甘龍道：「既這麼

說，把銀子你們收起，我告訴你們，我這裏夠用的，咱們現在和賭錢押寶一樣，我們此行生死成敗，大約也就是所有漁村判斷最後命運的時候了，但望我們能早早回來，咱們回頭見了。」說話間噙噙的跪了一地，所有在公所中的人，全行跪下，施鳳起等一班首腦人，合着眼睛淚說道：「數千戶漁戶們身家性命，現在全仗老師傅捨命成全，我們只望你能夠一帆風順，事情順手，我們定給你在漁村中建生祠。」

甘龍和柳青青柳虎兒趕忙的往起拉這班人，一個個眼角全掛着淚水，甘龍用沉着的聲音向大家說道：「老弟兄們，別這樣，我老頭子也不是三頭六臂的人物，十拿九穩的準成功，你們這樣，事情倘若不得手，我們爺三個還有什麼臉面回漁村。」施鳳起站起道：「冤不能伸，大家的命救不了，我們感激你的心是一樣，你們爺三個這種任俠尚義，濟困扶危之心，諒能救漁村於危難之中，事情成敗，我們願見老朋友你一面。」老武師甘龍哼了一聲說：「好，就這麼辦。咱們回頭見。」說到這向柳青青柳虎兒一揮手，姐弟二人，頭前出了漁村公所。

此時天已經黑了好半晌，施鳳起許福民，白三秀黃阿根，全跟隨老武師甘龍，隨後走來，甘龍回頭道：「怎麼你們還要送麼。」施鳳起道：「不是送你，出柳樹灣，你的道路不熟，渡過水圍子，白沙灘那有大片葦塘，從那裏走容易闖出官兵的哨卡。」甘龍道：「成了，就這幾句話足夠用的，這一帶的形勢，我大致已經看明，人多了，也怕官兵放槍的看見了可疑，我們只要渡過水圍子去，自有脫身之法，你不用管了。」許福民等一齊道：「好，就遵你的命令，我們不跑出去了。」老武師甘龍向柳青青柳虎兒招呼，一齊形勢下去。

腳底下放快些。」話聲中，這第三個旗伏着，奔灘外水圍子邊。第三個旗上一隻極小的  
小船，水圍子外層有一片堆起，土圍子不見，貼近了外邊的土圍子附近，柳虎兒頭一個縱身出去，越過土圍，柳青青老武師也  
也是跟蹤竄下船去，貼着水圍子外土圍子邊，身形矮下去，用夜行術的功夫，在這黑沉沉的  
野地中，眨眼間往南已經竄出兩地來，這裏眼前就是白沙灘的漁村北，過那大片的葦  
塘，可是在白沙灘上偏着東一段，下卡子，也提防着這種地方，葦塘前隔開兩三丈  
，就有兩名官兵來回走着，他們是不時的向南北排下去的哨兵，放出口哨招呼着，一個接一  
個的往下傳，互相呼應，如果是遇到了有什麼變動，立刻能把信傳下去。這第三個一  
沙灘下，把身形全伏下去。

### 三 貪官露跡

靠這片葦塘前正有兩名官兵，來回的走着，彼此在說着閑話，老武師甘龍，從沙灘邊，  
信手檢起幾塊石塊，用足了腕力，叭叭的一連打出去，這種石塊還是平着直射出去，完全運  
腕力，每一個石塊打出去，葦塘那邊，叭的起了一片極長的響聲，這石塊沖着葦梢，直出  
去數丈遠才落下去，石塊這麼打，趕落在葦塘內，就沒有什麼聲息了，這種聲音一連就是三  
處，情形好像有什麼東西在裏面穿行，這兩名官兵全十分驚異的回身查看，內中還有一個提  
着孔明燈的，竟把燈門拉開，一道昏黃的燈光直往葦葦塘中照射查看，這種燈光放出光來是  
一條直線，四五丈遠，燈光照的地方，全看的清楚，不過不能往寬去照射。

在甘龍石塊打出之下，這個柳虎兒猛往起一聳身，他是斜着由南往北，他是先不往葦塘裏竄，他的身形竄起，直從這兩個官兵的頭頂上越過去，在他身形將將越過官兵的頭頂時，突然學着梟鳥的鳴聲，正在這官兵的頭頂上，運足了嗓音，一聲高叫，人已飛過去，在這種黑夜裏，官兵放哨的人雖然多，可是順着漁村前水圍子邊，約排出一二十里地去，人是間隔開，只不過彼此高聲招呼，能夠聽得見，柳虎兒是個極頑皮的孩子，隨着師學藝，住在山邊，每天沒有事時，在山上練脚程，練石子，山上各種的野鳥很多，幾年間，他竟學會了許多種鳥鳴的聲音，可是最恨這種梟鳥的鳴聲，在夜間聽到這種聲音，顯得個別的淒厲，他們所住的地方，附近的樹上只要落了這種梟鳥，他設法必要把他打死，可是這種鳥夜間目力極足，柳虎兒漸漸的竟學會了這梟鳥的叫聲，在山邊一邊叫着，一邊揉升到樹上，用石子把他打死算完，這種鳥本來就是一個極討厭的東西，小的梟鳥只要長大，就把老梟吃掉，虎兒打梟鳥，老武師甘龍決不禁止他。此時柳虎兒，容心要和這兩個官兵鬥，這一條梟鳥，果然把兩個官兵吓得高叫起來，因為這種鳴聲離着頭頂太近了，又是猝不及防之下，決沒想到頭頂上很矮的地方，會出了這鳥，可是那柳虎兒身形一縱出去，他倒真是按着他師爺所說的話，在這裏活活腳了。這身輕功，半由天賦，半由人力，他在衡山住了數年，所住的地方，又無形中鍛鍊了他的本領，此時，他竟展開「飛鳥穿林」，「燕子掠波」，嗖嗖的身形不停，一回不停，穿梭一樣，只往這兩個官兵的頭頂上竄，身形竄出去帶着一股子勁風。

這兩名官兵雖則是年輕力壯的漢子，突然現了這種怪狀，他是竄來叫一下，這

兩名官兵還不住的拿手中刀，往頭頂上亂砍，用孔明燈照，只看到了一條很大的黑影嗖嗖的來回在頭頂上竄過去，此時甘龍和柳青青已經竄進葦塘，那柳虎兒，見師爺姐姐已經越過官兵的放哨線，他最後一次，竟往那個提孔明燈官兵的肩頭上一落，兩腳登出肩頭，往前一蹿，口中更用足了力，學着梟鳥的笑聲，這一下子，這名官兵，哎呀一聲，身軀向前撲去，燈也捧出去，柳虎兒身形已經往高處縱起，竄進葦塘中，老武師甘龍見柳虎兒這麼胡鬧，自己又不能發聲阻止，此時他竄進葦塘，外面兩名官兵，全是狼狽的向南北兩邊逃去，不住招呼着，他們同伴的放哨兵丁，這柳虎兒到了師爺和姐姐近前，他自己費了這麼大力氣，也累得吁吁直喘，却向老武師甘龍低聲說道：「師爺，我捉弄他們好麼。」

老武師甘龍，也在低聲喝叱着道：「你這個東西，守在我面前，尚這麼任意胡鬧，這種東西，我們只要能夠不被他發覺竄進葦塘，也就很對了，你何必這麼賣弄，我帶着你兩人出來，這次咱們爺三個，却要担当這漁村千萬人的生死，此後可不許你這樣，不打我的招呼任意胡爲，再這樣，我可決不容情，定要懲治你了。」柳虎兒是一團高興，還自覺着自己辦得很好，那知道遭到師爺的一頓責備，柳青青却拉着他道：「好好的聽師爺的話，這不是頑皮的時候，我們眼前的事，還沒有絲毫頭緒，快些走吧。」老武師甘龍道：「我們直奔海門縣縣城的東南角走過去，到那條官道上，咱們要盡一夜的工夫，往下趕出一大站去。」柳青青答了聲：「好」。帶着柳虎兒，全施展開夜行術的功夫，從沙灘邊疾走如飛，沒奔東南。

起身時很早，才交二更已然越過海門縣的縣城西南角，遠遠望到縣城上面，果然比平常防衛得嚴厲了，城頭上一隊隊的官兵來回梭巡，有許多燈火在上面轉着，這爺三個已然撲向



縣城南，一條官道上，老武師甘龍看到海門縣縣城上的情形，越發的痛恨這個貪官安世祿，真是一人作惡萬民遭殃，他竟爲得他個人發無窮的財，吃下三輩，他把黎民百姓，縣城內的官兵，全要斷送了，此人的行爲，真是萬難容恕，這種東西，竟會叫他作父母官，老武師甘龍對他起了十分厭惡之心，走一程，在這邊上清靜的地方，略微歇息一下，柳青青道：「師爺，我們這一夜緊趕，到那裏找落腳之地，到底是投奔那裏。」

甘龍道：「現在我們是只有先奔海州，這安世祿，現在的情形，他決不能進省，因爲他在這一帶作威作福，他這個官，還沒有那種權柄，任意的離任，反正此人，他敢這麼逞凶作惡，拿着千萬黎民的性命看成鷄犬一般，他敢放手這麼作，他是有極大的靠山，他若是稍存顧忌之心，也不敢惹這麼大亂子，我認爲他想調動大兵，對付漁村，一定是到海州，到提督面前搬弄是非，鐵撫沿海一帶的有一位提督官，他還是總轄海陸軍兵，他是長期坐鎮海州，這一帶駐防的官兵，也受他統轄，他必然是到這裏，我們現在不知道那按查使是否已到這一帶，那得向附近一帶查問一下，這賊官離縣城，他只跟我們相隔不到半天的工夫，安世祿他雖然騎牲口走的，這裏距離着海州，有三站的地方，他就是緊趕着走，也不能絲毫不停留，並且像這種賊官，他是舒服慣了的人，平時出入，總是四人大轎，他現在雖則爲了他個人的前程，和眼前這場大禍，他不能不吃些辛苦，親自出馬，可是他究竟比不得我們這班人，我是決意要追趕上他。」柳虎兒却一旁答道：「師爺，你這個打算真好，我不怕他，追上他我收拾他。」甘龍哼了一聲道：「虎兒，你剛才離了漁村，我已申叱過你，只這麼一會的工夫，你又忘了，前途的事，沒有我的話不許你妄動，一個小孩子家，江湖上經驗一點沒有，

漁村中的事，是被逼迫得不這麼作不成了，難道你想殺那安世祿不成，我們要憑一身武功本領，和這惡魔力拚一下，但是我們不到了死生一髮之隔時，還要守着我們安分守法的志願，只能暗中對付他，這種惡人固然是留不得，我們把他領到死亡的道，還得叫他受到國法的處治才對，殺人放火，不是我們爺們應該作的，此去隨在我身邊，沒有我的話，不許你妄動，你可要記住了。」這柳虎兒被師爺申叱着，又碰了一個大釘子，他低頭躲向一旁，再也不敢多說話了，柳青青是只看着他微笑，因為青青平時就管不了他，甘龍跟着向青青道：「我們只要追上這個賊官，暗中監視他一下，並且要設法偵查他此番所想的辦法，是否真個要下毒手，這就是我的打算。」柳青青道：「師爺，那麼我們別耽擱，緊往前趕吧，這賊官他滿肚子懷着鬼胎，他也時時的防備着有人不利他，聽那漁戶趙福生說，他離縣城帶着保鏢的人，是他衙門中兩個捕快，我想他必然是往官道驛路上走，決不敢抄小路走荒僻的地方，這這一行三人，沿路上形跡容易查出，在我們沒找到這位按查使的下落時，實不宜叫這個賊官，真個的發動官家的力量，那一來，恐怕要叫他先下了手，可就毀了，人死不能復生，總然死後能夠明白，有什麼用。師爺，咱們緊趕一程。」甘龍道：「好，就這麼辦。」此時這爺三個力氣已經緩足，聽了聽附近的村莊，梆鏢剛交到三更三點，這爺三個真是不計什麼辛苦，在這官道上一路緊走，就是兩個時辰，到了五更左右，老武師甘龍，向青青虎兒道：「好孩子們，還真不含糊，不過咱們的氣力，也別使盡了，天光已經快亮了，慢慢走，緩緩氣，前面有大鎮甸，咱們找個地方弄些飲食歇歇腳，順便再打聽打聽。」

柳虎兒柳青青，雖則整夜奔馳，但是這兩個孩子，全是天生的俠腸熱骨，尤其是他們年

歲全小，師爺教會了一身本領，簡直沒處施展去，平時又聽到師爺講述，他個人從少年闖蕩江湖所經所歷，什麼風棲露宿，飢寒勞累，所辦的一切，除暴安良濟困扶危，遇到的強梁對頭，自己是九死一生，那種遊俠江湖的事蹟，這姐弟二人就全願意要學師爺的行爲，也那麼去作，但是他們那有那種機會，並且師爺和爹爹，平時總是管束着，老武師甘龍，雖是把自己的事像講故事一樣，說與他們，但是可常常的告誡，一個人想在江湖中闖蕩出一個人物來，談何容易，頭一樣，先是一身所學所能，但是風塵中什麼有本領的人物全有，闖蕩江湖，是一件極危險的事，不入江湖想江湖，入了江湖怕江湖，這是奔走江湖的人體驗出來的，我老頭子在江湖奔走一身，可是那種大風大浪，有時候真叫你闖不過去，小小年紀的人，不想那些趁心如意，行俠江湖，這種事不是三年五載所能闖練得出來的，何況各人遭遇不同，只要能夠過去，就要安分守己的作正當事業。這兩個孩子，平時心中可是總惦念着也作些個濟困扶危，拔刀相助的事，不過落個空想，也沒有那種事，也沒有那種機會，如今忽然遇到漁村慘變，師爺還肯帶着兩人出來，這兩人此時任憑吃多大的辛苦，全是只有高興，眼前勞累，那還放在心上，高高興興的隨着老武師甘龍，脚下放慢了些，順着這條官道，又走出二里來，抬頭往天空看了看，東方已然破曉，前面遠遠的看到有一個大鎮甸，柳青青道：「師爺，咱們歇腳的地方有了。」甘龍道：「我們到鎮甸裏，找到落脚的地方，弄些飲食，也正好探查安世祿的蹤跡。」說話間已經離着鎮甸很近。

天光大亮，鎮口已有人來往着，甘龍向青青說道：「這個鎮甸，我記得咱們在這裏走過，這是一個很大的地方，並且還是水陸碼頭，大約這是天生港。」說話間已到了這個鎮甸邊

，竟看見許多腳夫，抬着一件件的貨物，全向鎮甸邊上往東轉去。柳青青道：「師爺記的不差，這些貨物是從貨棧起出來，奔碼頭上船的，這個鎮甸上買賣舖戶很多。」說着話，已經走進驛鎮，雖則天剛亮，這裏全起得很早，商家舖戶，門全開了，街道上一時比一時來往的人多，有許多賣食物的小店舖，也全在作着買賣了。

甘龍向柳青青道：「青姑，我們不用落店，找個小飯館，弄一壺茶，吃頓早飯，跟着起身，倒也省事。」說話間正經過街西一家小飯館前，字號是太和居，這裏又是茶館，又是飯舖，因為時候還早，還沒有多少客人，並且裏面只有四五個吃早茶的，伙計們尙在收拾着桌凳，爺三個走進來，靠着窗前一付座頭落坐，堂官過來打招呼，只向老武師甘龍問吃什麼茶，甘龍道：「你們這裏不賣酒飯麼。」堂官含笑道：「客人想用早飯得等一等，我們灶上才在收拾着，這先忙着賣一撥早茶，客人，先泡壺茶喝着，稍等一等，要什麼全現成。」甘龍等也覺着十分口渴，遂叫他先泡壺茶來，告訴他所要的酒飯，喝着茶的工夫，這裏又陸續的進來好幾撥客人，這種茶坊酒肆是最雜亂的地方，聚在這裏，就是閑談，由山南說到海北，從天上說到地下，人語喧嘩，這個茶飯館中，立時熱鬧起來，這爺三個喝着茶，甘龍正想叫虎兒出去一趨，因為這個天生港大鎮甸，客貨棧好幾家，可以出去查問一下，安世祿蹤跡是否落在這裏，從海門縣下來到這裏是一個大站，他們騎着牲口，也只能趕到這裏，也就夠時候了，除非是毫不停留連夜走。

這裏隔着兩付座頭，一個半啞聲音的客人，向他一個同伴彼此在說着話，這個啞聲音的竟是向那同伴說道：「阿三，你看這小子多凶，真是張口就罵，舉手就打，高陞店在本地那

麼叫字號，開店的老板黃胖子，平時總算那個不含糊的，這回吃了苦子，他竟不敢對付人家，這真是活該，大約這打人的似有些來頭，別是前些天厚記絲房老板所說的那位按查使帶的人吧，要不然爲什麼連地面上官人他全不怕，可是趕到黃胖子把地面官人找了去，那個打人的竟是悄悄的和他說了幾句，本地官人，反把黃胖子申叱了一頓，當時全莫明其妙，認爲這三個人身份一定小不了，黃胖子從這回起，看他在本鎮甸上還敢那麼揚眉吐氣，仰着臉看不起人麼。」

甘龍一聽客人這種話風，很像是安世祿一行人，不過自己知道這種人的習氣，他自己這麼隨便說着閑話，你只要去向他探問，立刻起了疑心，反倒一句真話不敢說了，遂低聲向虎兒道：「虎兒，你聽見了，旁邊客人所說的情形，分明像那個，他們說是高陞店，出去容易問，你可千萬不要惹事，探聽一下，安世祿是否真個落在那裏，你回來這裏吃的也就做得了。」虎兒點點頭，答應着道：「師爺，你放心，我再不敢胡鬧了。」說話間，柳虎兒走出太和居，工夫不大，這裏伙計剛把飯菜送上來，虎兒竟是回來，到了甘龍身邊，低聲道：「是他們，不過這三個人已經起身了，走的工夫也不大，我沒敢到店中去問，店門旁有作買賣的小販，我只說我是專給客人溜牲口，賺零錢的孩子，小販們竟告訴我這三個客人已經起身了，還告訴我這種錢少賺，客人的脾氣大，高升店這麼大字號，伙計全被他打了，店裏的老板乾吃虧，並且小販們更知道所來的是海門縣的縣太爺，因爲駐防本地面的官人，給他們了結完爭吵，出來和小販們說的。」甘龍點頭道：「好，坐下快着吃飽了咱們走。」這個虎兒整跑了一夜，肚子裏餓得有些飢火中燒，此時他是狼吞虎嚥，吃了個飽，甘龍不敢耽擱，趕

緊叫堂官算清了賬，付過錢立刻出了太和居，街道上十分繁盛，一里多地的一道長街，出了這天生港鎮甸口，遠遠的看見東邊就是一帶碼頭，甘龍向青青虎兒說了聲：「我們穿着野地走。」好在離開鎮甸外不遠，就是大片的農田，和些個小村落，到處裏桑園竹林，雖則野地裏不斷有人來往着，甘龍是避開官道，只要稍微清靜的地方，沒有人來往，立刻把脚步放開，疾馳一陣，這麼緊往前趕着，柳虎兒，青青，也知道師爺非要追上那賊官安世祿不可，這姐弟二人倒也十分聰明，不用師爺盡是打招呼，各自找那隱身之處，往前緊趕下來，這一陣緊走，到中午之後，已經過了雙羊塘，魯家鎮，這裏早已出了海門縣的縣境，前面這段道，又貼近海灣，地方比較荒涼，到中午過，老武師甘龍把脚步收住，招呼兩人道：「咱們這兩條腿，比四條腿的可不慢了，並且這條驛路，是隨着內河的灣子，正是一個弓背形，我們穿着小道走過來，完全走的是直線，比他近得多，咱們官道上可以問一問了。」說話間，爺三個斜撲正東，穿過一片小村莊，一片桑林，已經到了官道邊。

在靠道旁一片樹林下，有一個賣米酒的攤子，並且那攤子旁還放着一個竹筐，滿盛着草料，兩木桶水，甘龍到了攤子前，問了聲：「老板，米酒怎麼賣。」這個賣米酒的道：「兩文錢。」甘龍遂坐在他身旁的板凳上，虎兒青青坐在樹下土地上，老武師一連喝了兩碗米酒，向賣酒人道：「老板，你這米酒很好，買賣作得太規矩了，這麼賤，別人全賣三文錢了。」這個賣酒人聽得甘龍誇讚，很高興的又送過一碗來道：「老客，我不敢多看利，你看我這一個野地裏酒攤，我倒幹了十幾年了，凡是走在這條路的客人們，差不多路過我這裏全要歇一歇，倒還能夠吃碗老米飯。」甘龍道：「這個地方叫什麼名字。」賣酒的道：「因為這是個

上下夠不着的地方，你看前面那片竹林，你走過去就知道了，二三里地，還走不盡，名叫青竹灣，天氣太熱的時候，這片樹林子就是客人們歇腳納涼之所，我還可以給客人們溜溜牲口。」「甘龍道：「方才可有三個騎馬的人，從這裏過去麼。」「賣酒的道：「不錯，有，在我這裏停了一停，給牲口飲了飲水。」「賣酒人說這話時，可是臉上的神色不大好看，跟着問道：「老客，和你是一道的麼。」「甘龍道：「和我們並不是一路的，其實我問他們也沒用，在前面海灣子上，我們走着路，遇到了這麼三個騎牲口的人，十分蠻橫無理，我這個小孫兒，在他牲口過來時沒往道邊上躲，險些被他的牲口撞上，可是騎馬的客人，隨手就是一鞭子，口中還在罵着，仗着他牲口沒停，沒被他打中，這種客人，看着穿得十分齊整，行爲上簡直像匪類，我是和你閑說話呢。」「賣酒的道：「老客，你這麼說我才敢告訴你，這三個傢伙，簡直不是好人，來到這裏，把我兩桶水全飲了牲口，我找他們要錢時，還挨了他一下好打，我一個作小生意的，不敢惹事，說真的，也惹不起他們，他們已經過去一會了，不過現在還沒走出青竹灣，這種東西們誰遇上誰喪氣，這種年頭，還會有這種強梁不講理的人，真是少見了。」「甘龍一笑站起道：「這樣的人，多得很呢，老板，我們走了，改天見。」「說着話，給他放下十幾文錢，向青青虎兒一揮手，一直的撲奔前面這片青竹灣，轉過前面一個道灣子，回頭看了看，那個賣酒的已被樹林擋住。

#### 四 謹懲民賊

甘龍向青青虎兒道：「腳底下放快些，往前緊趕一程，好在這一帶的地方，十分冷僻，

路上遇到了人，穿着竹林走，往頭裏竄，咱們要竄到這三個傢伙的頭裏去。」這虎兒向青青微微一笑道：「姐姐，腳底下功夫施展出來，咱們跟師爺有活作了，快着點。」說話間，虎兒青青順着竹林邊，身形微往下一伏，疾馳下來，遠遠只要望到有行人，立刻竄進竹林中，一路疾馳，出來約有二里多地，虎兒招呼道：「師爺，你看前面大約就是他們了。」老武龍也望到前面牲口的影子，這片大竹林，那種沒採伐的老竹竿子，足有碗口粗，微風一動，竹林裏發出一片響聲，直像關外大片森林的情形，因為道路時時有彎轉的地方，前面牲口跑得很疾，這一行人的形跡，時隱時現，老武師甘龍向青青虎兒說聲：「我們穿着竹林走，越過他頭裏去。」虎兒是滿臉笑容，他似乎十分高興，甘龍招呼他時，他一邊緊走着，扭着頭看師爺，甘龍見他一張紅紅的臉，兩腮笑起兩個酒窩，甘龍恐怕他又要冒失，把面色一沉，兩眼一瞪，吓得虎兒趕緊把笑容一斂，聽的一個箭步，竄進竹林中，青青也是跟蹤而入，竹林裏雖則不甚密，可是也沒有多寬的地方，這兩人身形瘦小，左鑽右轉，老武師甘龍反倒沒有他們身形靈便，一路疾馳，緊追下來，虎兒青青兩人是一聲不響，緊往前趕，半盞茶時，已經聽得馬蹄聲響，此時這爺三個已經竄到頭裏，從竹林中的隙縫中看到驛路上，三匹白馬，馬上的人，正是漁夫趙福生所說的情形，知道不差了，老武師甘龍催促着兩人，緊往前趕下來，出來有一箭地，老武師甘龍突然招呼：「虎兒站住。」柳虎兒趕忙停身，柳青青也回轉身來問：「師爺，咱們怎樣對付他們。」甘龍向虎兒耳邊附耳低聲說了幾句，耳中還注意着馬蹄的聲音，虎兒笑着點頭說道：「這可是師爺你出的主意。」甘龍不去答理他，又告訴青青兩句，自己趕緊把一個包裹和摺鐵刀解下來，放在竹林中，此時馬蹄的聲音已近，甘



龍一揮手，向虎兒說了聲：「你可要留些神，不要被牲口踢傷了。」柳虎兒答了聲：「曉得。」他一直往竹林邊竄過來，青青是緊隨在他身後，兩人不住的笑。

這時三匹牲口已經到了近前，那虎兒口中竟喊着：「爺爺，你饒了我吧。」外面這三匹牲口走得快，這一帶又清靜，道路又寬，沒有行人，馬上的人，全是得意洋洋的催着牲口往前跑着，雖不是疾奔，可也夠快的，頭裏一匹馬越過去，這個虎兒，他大喊了一聲：「可打死我了。」嗖的一下子從竹林邊竄出去，整整是頭一匹馬過去，第二匹馬將到，他從馬頭裏橫着往道對面一竄，順手就給了當中這匹牲口一個大嘴巴子，可是他身形竟往地上一摔，叭叭的一路滾，當中這匹牲口，驀然被截，頰上更挨了一下，跟着前蹄往起一揚，唏嘩嘩一聲叫，當中這匹馬上正是海門縣官安世祿，他趕緊的一擡韁繩，身軀往前一俯，可是這匹牲口，蹄子已經揚起來，不知怎的，竟在這時又是一聲長鳴，猛然橫着一甩頭，向右閃，這一下子，馬上這個人再也繃不住了，從馬上整個的倒翻下來，滾在地上，牲口竟是向來路上竄，可是後邊尚有一名捕快保護，竟在同時柳青青竄出來，口中在高喊着：「了不得，馬傷了人。」從竹林裏往外面一跑，安世祿此時已摔下來，後面這個騎馬的，却是海門縣捕頭周得祿，他手底下比較俐落，用力的往左一帶韁繩，牲口往回下一圈，可是這個柳青青已然竄出來，到了道當中，這個牲口，是往西撥頭，青青是往東竄，一把竟把馬尾抓住，牲口的後尾也是往東甩，這個柳青青竟抓住馬尾，身軀往東一飄，借着牲口猛轉之力，青青的身軀甩出去，可是手底下暗中用了勁，這匹馬也是遭了殃，竟把馬尾連根拔，給抓下一把去，牲口那裏吃得住這種痛苦，這次牲口不往起揚，却是後蹄往上掀，捕頭周得祿，只顧了照顧前邊，

沒提防這一下子，牲口的後蹄往起一竄，這個周得祿整個倒栽葱，從馬頭旁摔出去，這個禍闖的還是真不小，仗着這個捕頭還算是手底下比較俐落，縣官那匹牲口也正往這邊竄過來，兩匹牲口撞在一處，八個馬蹄子在這一路掙扎，捕頭周得祿，一個懶驢打滾式，向西連翻了兩下，把牲口的蹄子躲開，這兩匹牲口負傷驚竄，全向來路跑下去。

老武師甘龍也從樹林裏竄出來，口中不住喊着：「好冤家們，你們竟死得這麼慘，可氣死我老頭子了。」氣極敗壞的竟往道的對面撲去，青青虎兒相隔四五尺遠，全倒在道邊上，那虎兒嘴裏不住的哼嚕，一身泥土，青青這時半爬半坐的不住招呼着：「爺爺，可摔死我了。」

此時頭裏的一匹牲口，是一名捕快，名叫趙萬成，只有他人和馬全沒受到絲毫損失，後面猝然出事，他驚惶之下，翻下馬來，很快的把牲口拴在竹竿上，先撲奔了縣太爺，到了縣官安世祿近前，見縣太爺已然被摔的暈了過去，他趕忙把安世祿扶得坐了起來，不住的招呼着，此時那捕頭周得祿半邊臉全擦破了，左手和肩頭全被戳傷，可是他那敢願自己傷痕的疼痛，掙扎站起，口中不住罵着：「好該死的東西們，你們還敢號喪，牲口全跑了，還不給我圍回來，我要你的命。」

這個甘龍此時口中不住亂喊着，帶着哭聲，看了這個看那個，這時正扶起柳虎兒，不住的呼喚着：「孫兒，爺爺害了你，把你摔死，我也不活了。」此時那個捕頭周得祿緊促着甘龍去追牲口，甘龍却故意的用衣袖拭了拭眼角，仰着臉道：「你叫我給你追牲口，我孫子還不知死活呢，管不着，人命官司跟你打了，騎着牲口往人上撞，我老頭子就是這麼個小孩子。」

接續後代，有好歹的把你剮了全不值。」這個捕頭周得祿，簡直要氣炸了肺，眼中又看着縣太爺捧得很重，牲口順着大路邊跑下去，想了想在這一帶牲口還不致於丟了。走到那被截留下，也要得回來，並且有天生港那個要路口擋着，越不過鎮甸去，自己追了牲口去，只剩下捕快趙萬成，照顧不過來，遂罵了一聲道：「你這老不死的，我先叫你嘴便宜，看看我們大人怎麼樣，牲口跑了，你這老東西跑不了。」他一面抹着左手的血，趕緊也湊過來，向趙萬成招呼道：「大人怎麼樣。」趙萬成口中也不住的罵着，跟着答道：「反正傷輕不了。」此時安世祿醒轉來，哎呀一聲，睜開眼，跟着不住的手按着左腿道：「可疼死我了，我左腿摔壞了，那萬惡的東西們，別叫他們走了。」捕頭周得祿忙答道：「大人放心，走不了他。」這時他兩人把安世祿架起來，想叫安世祿活動活動，試試傷痛倒底輕重，可是往起一架，安世祿竟是大叫着：「哎呀，我這條左腿要壞，怎的這麼疼，可毀了我。」捕頭周得祿道：「不要着急，不要緊，傷筋動骨容易治。」說話間，還是強架着安世祿往前試着，往前慢慢的一步一步活動着，可是這個賊官此時左腿比較短了數寸，實在是筋骨摔傷，伸不開了，這兩人強架着走了幾步，一瘤一拐，還不住的呼疼，那個捕頭周得祿却不住說：「大人，你掙扎一些，咱們總是到前面驛鎮上，也好給大人治療。」安世祿被這兩人架着活動了一陣，疼得他熱汗直流，他不住的看了這道邊上一老兩小幾眼，向捕頭周得祿道：「這種東西們，別放他們走，他們是從竹林裏穿出來的，這裏邊恐怕有別的情形，我先在道邊上坐一坐，把那個老東西先捆上，回頭把他交到地面上看管；我得仔細審問他們，說不定這就是有人買出來的。」這個捕頭周得祿却答了聲：「大人說的對。」說話間他把安世祿架着往竹林邊上較高的

一堆土坡上面，讓安世祿坐在那，這個捕頭周得祿，他到了趙萬成那匹牲口前，伸手把馬鞍子上插的一條皮鞭子抽下來，轉身來，一直的撲奔了老武師甘龍身邊。

此時柳虎兒却也坐起，可是他臉上抹了一臉溼土，成了一個小花臉，老武師甘龍背着身子蹲在那，這個周得祿猛的趕過來，口中在罵着，照着甘龍的背上就打，這個虎兒猛然把老武師甘龍的左臂一拉，怪喊了聲：「爺爺，他打你。」甘龍的身形被帶得往左一搵，却趁勢一翻身，倒坐在地上，捕頭周得祿這一鞭子可打空了，竟是口中在罵着：「你這該死的老東西，你們是幹什麼的。」鞭子打空，他二次往起一揚又往下落，這小子還是真下狠手，竟照着老武師甘龍的臉上抽來，甘龍右臂往起一揚，一擋臉，皮鞭子叭的一聲，落在了甘龍的右臂上，甘龍竟是哎呀了一聲，猛然一伸手，把鞭梢抓住，大叫着：「你憑什麼打人。」捕頭周得祿用力往回一帶皮鞭子，想往外奪，甘龍竟是趁勢往起一挺身，算是被周得祿拉得站起來，皮鞭子可是始終不撒手，捕頭周得祿厲聲喝叱道：「你這該死的東西還敢不撒手，我宰了你。」說着話他身形往前一欺，却用左手向甘龍的右耳上打來，這甘龍猛然把右臂往起一提，兩下裏正是用力奪着皮鞭子，這條鞭子往起一揚，正把捕頭周得祿的左胳膊架住，這周得祿一掌又打空，他在急怒之下，整個的身軀往回一搵，用力一奪這條鞭子，老武師甘龍說聲：「你好厲害，叫你打吧。」一抖手往外一送，這個捕頭周得祿力量用得過猛，這一下子身形踉蹌倒退，碰的一聲，仰面摔在了土道上。

那個趙萬成正在照顧着縣太爺安世祿，一見自己的頭兒，饒沒打成人家，自己反倒被摔他口中喊了聲：「反了你。」一個箭步猛撲過來，照定了甘龍的胸前就是一拳，此時老武

師甘龍身形往旁一轉，口中在喊着：「救人哪，打死活人了。」這個趙萬成一拳搗空，自己身形反往前撞出去，柳虎兒還在地上坐着，他身軀正往前撲，恰好到了虎兒的面前。那虎兒身形猛往起一竄，口中在喊着：「幹什麼這麼惡。」可是他身形往起一長，左肩頭照準了這個趙萬成的左腿膝蓋下用力一扛，這個捕快趙萬成喫味一下，正摔進道東邊一片莊稼地內。

此時那個捕頭周得祿挺身躍起，皮鞭子奪過來，可是這一下又摔得他夠重的，他終歸在公門中多年，比較着狡滑奸詐，他已然看出來這個老頭子決不是平常的鄉下人，雖沒見怎麼施展，但是手底下這種力量比自己決不弱，他立刻拍了拍身上土，提着皮鞭子，臉上帶着猶笑，向前湊過來，但是他不動手了，口中招呼着：「趙頭起來，在衙門口混了這麼些年差事，別落個不識貨。用不着動手動腳的，這是陽官大道，有王法的地方，有理講倒人，難道這種地面上也敢造反麼。」那個捕快趙萬成爬起，聽得頭兒這麼說着，他被摔得又羞又怒，紅頭漲臉，拍了拍身上土湊了過來，此時捕頭周得祿一手提着皮鞭子，一手插着腰，向老武師甘龍喝叱道：「老頭子，你過來。」甘龍道：「我怕你，你伸手就打人，我這把老骨頭禁不住你這麼照顧。」捕頭周得祿道：「相好的，少和我這麼裝蒜，姓周的在衙門口已經混了一二十年的工夫，看得出來，相好的，你是道上的朋友吧，你姓什麼，你可知道我們是幹什麼的，說痛快話，誰也別難爲誰，三個人被你摔了一對半，牲口跑了兩匹，你是安什麼心，說痛快話。」甘龍道：「大爺，你要是好說好講，咱們倒可以說話，我是個鄉下人。你別跟我撰文，你的話，我有好些不懂，我老頭子姓甘，叫甘老大，帶着我孫兒孫女往寶山投親，我這個小孫兒從小沒娘，太淘氣了，貪吃貪玩，把一個衣服包，不知丟在那裏，盤川錢全沒有

了，我打了他幾下子，他竟是胡跑起來，險些個把我老頭子摔死，我教訓自己晚生下輩，不算不對吧，大爺，誰知道從竹林裏跑出來，險些個被牲口踩死，我那個孫女爲了救他弟弟，也險些摔死。我一家子人，全死乾淨了，就剩這麼兩個小冤家，你們騎着牲口，一個大白天，竟會連人看不見，把我兩個孩子全撞傷，萬一有個好歹的，我甘老大算絕戶了，我怎麼不急，你這位大爺，不問青紅皂白，開口就罵，伸手就打，你怎麼這麼不說理，你跟我說那些話，我全不懂，什麼叫相好的，什麼叫道上的，既是相好的，你用皮鞭子打我，你們有什麼勢力這麼惡。」

捕頭周得祿把眼一瞪，厲聲喝叱道：「老兒，你別跟我說這一套，你把姓周的看成幾歲孩子，老兒，實告訴你，現在那邊被摔傷的是海門縣的縣太爺，我是縣衙門大班頭，官司你打了吧，趙頭，先把他牽上。」說話間，這個趙萬成立刻身形往前一欺，一擦衣襟，竟是一條纏着的繩子來，這種東西，在衙門口，幹他們這種差事的，常川的在身上帶着，這個趙萬成，把這個繩子捲兒一扯，立刻抖開，向前一湊，口中說道：「相好的有什麼話衙門裏說去，少費話。」老武師甘龍身形倒退，把臉色一沉道：「你這是幹什麼，甘老大，不欠官糧，不欠私債，安分守己，老實的鄉下人，我孫子被摔了，我倒有罪，你別用勢力吓嚇我，你憑什麼用繩子捆我，簡直你們是土匪。」這個趙萬成在這種地方萬也忍不住怒火，他究竟還沒看出這個老頭子是有本領的人，竟是向捕頭周得祿招呼聲：「頭兒，他還要拒捕，你不動手等什麼。」這個捕頭周得祿見這個老頭真是難纏，把勢力擺出來他也不怕，身形往前一欺，怒喝聲：「你這東西定是匪類。」腕子上用足了力，皮鞭子向甘龍的頭上打來，甘龍此時

身形往左一擡，說聲：「你們這羣狼崽子不定是什麼變的。」身形這一擡，鞭子又打空，那周得祿他猛然右臂橫着向外一甩，他可準知是這個老者有功夫了，所以皮鞭子打得這麼疾，皮鞭子橫抽過來，那個捕快趙萬成也往前一撲，老武師甘龍「嘿」的一把，竟把背後撲過來的趙萬成左臂抓住，猛然用力一帶，那個柳虎兒他摔了趙萬成一下，因為沒有師爺的話，還不敢動，裝模作樣的蹲在那，此時他却猛然把左腿向外一伸，正好勾在趙萬成的腿腕子上，這一下子，這個趙萬成苦子可就吃大了，甘龍的身形一閃，再往前猛一帶，捕頭周得祿這皮鞭子，是正打在伙伴趙萬成的左半邊臉上，一聲怪叫，身形也摔出去，周得祿喊了聲：「好小子，你真要造反了。」叭的把皮鞭子往地上一擲，身形往後一撤，他却從腰間撒出一條七節鞭來，七節鞭向後一抖，他是安心把老武師甘龍得摺輪下，可是他七節鞭抖出去，突聽得身後有人說聲：「這是我使用的傢伙，拿來吧。」嘩楞一下，七節鞭竟被人奪出手去，他反身一撲時，柳虎兒把這條七節鞭用力的向外一甩，唰啦的竟給扔進莊稼地內，口中竟招呼着：「爺爺還不跑，這全是土匪。」可是捕頭周得祿他原本在縣城中已經落了縣官極大的申叱，仗着平時在縣官手下當差，十分出力，算是沒肯把他這個捕頭革掉，此時，縣官仍然叫他保護着到海州，自己認為這正是巴結差事贖罪的時候，那知道一個大白天，中途竟會出這種事，剛亮出七節鞭來，竟被一個小孩子奪走，他怪叫一聲，一個餓虎撲食，向老武師甘龍猛撲過來，雙掌齊出，照着胸前便打，眼看着雙掌已經打上，這甘龍也不躲，也不架，捕頭周得祿猛覺着頭皮一疼，竟被人把髮辮抓住，硬往後帶着竟給摔出去，這一下子捕頭周得祿幾乎疼暈了，頭髮是連根拔，這麼個猛勁，忙給摔出來，疼的他竟喊出了聲，趕情正是那柳

青青，他却也是專等着機會，此時見正是動手的時候，這位姑娘一下手，就給捕頭個大苦子，那捕頭周得祿掙扎往起竄，甘龍此時，見遠遠的竹林邊似乎有人要走過來，遂照定了捕頭周得祿肩膀上，一脚登去，把周得祿又踹在地上，老武師甘龍指着他厲聲喝道：「你這種東西倚官仗勢，欺壓我們鄉民，你說你是縣衙門的，就敢這麼任意的逞強梁霸道，你若說是兩江總督，我們就該剛了，瞎了狗眼的東西，欺侮到我老頭子身上，這是你遭報的日子到了，老爺子沒有工夫和你們這羣匪類們糾纏，有什麼勢力你使去吧。」說到這向虎兒青青一揮手，往竹林內一指，說了聲：「咱們走。」

那個捕快趙萬成，他那肯就放這爺三個走開，仍然是不顧命的猛撲過來，老武師甘龍怒叱聲：「你是找死。」他的拳頭還沒遞到，老武師甘龍雙臂交叉往上一封，跟着身形往下一矮，一個「懶龍伸腰」式，雙臂向外一抖，碰的一聲，把這個捕快趙萬成打出四五步去，摔在地上，老武師甘龍見官道上已經有人走過來，身形往竹林這邊一縱，說聲：「便宜了你們這兩個冒充官府的狗頭，老爺子走了。」

## 五 祖孫被捕

此時柳虎兒柳青青已經竄進竹林中，把包袱拾起，一路緊走，從竹林中繞着，一直的出了青竹灣，知道這安世祿和這捕頭們全受了傷，他們馬匹又跑掉，只剩了一匹馬，他就是仍往下站趕，也有極大的耽擱，這爺三個穿着荒郊小徑，一路疾馳，出來足有二十里，前面人烟稠密，向路上人探問一下，離着江口已近，再往前走，就到了唐鎮管轄的地面。這一帶是



一個極大的地方，雖沒有縣城，可是這唐鎮上大小衙門全有，江口兩邊全是大鎮甸，在江岸的北邊，完全是唐鎮管轄，這裏設有水師營駐防的衙門，和唐鎮江防衙門，走到市鎮這裏，太陽已經偏西，這點地方，十分火熾，老武師甘龍向青青虎兒道：「我們懲治了這個貪官惡吏，這裏離着出事的地方，只有幾十里地，也不可過分的輕視他，我們還是渡過江去，別在這裏耽擱，免得和他遇上，也是麻煩，咱們索性過了江，找個店房落一下，這裏是一個通行的要道，設法打聽打聽按查使的下落，比較着容易得到信息。」青青虎兒，一切事全是聽憑師爺的吩咐，虎兒找到一個清靜的水邊，把臉上的泥也全洗去，青青和虎兒全是十分高興，總算是先給這個賊官一個大警戒，他們這頓苦子吃的夠受的，那知縣安世祿，腿已摔傷，但盼他治不好，落個到知縣，他這個官就作不長了。

來到江口附近，這裏是四隻大渡船，兩岸交錯着來往送兩面的行人上岸，就這樣船上還是擁擠異常，因為這一帶，往東西得出去數十里才有碼頭，江面又寬，水流又疾，小一些船全是十分危險，這爺幾個隨着一班人渡江之後，到了對岸，這工夫耽擱得很大，到了對岸時，太陽已經沉下去，靠江邊上，已經全掌起燈火，靠江岸停泊的商船，還在忙着起卸貨物，人聲零亂，更有六七個提着燈籠，燈籠上全寫着紅字，標明着客棧店房的字號，他們在這裏是兜攬生意，迎接客人，那店伙們提着燈籠在這一班客人堆中，鑽來鑽去的專找那口音生疎外來的客人們兜攬，老武師甘龍是一個久走江湖的人，決不肯聽他們甜言蜜語的說他店怎樣好，怎樣賤，帶着青青虎兒，走上岸來之後，前面沿着江口，也是一片街道，直往南去，也有寬大的街道，燈火輝煌，迎着江口，就是一座驛館，看到驛館的官衙燈，知道這叫安平驛

，這也是沿海一帶有名的大地方，老武師甘龍帶着這兩個孩子，一直的走進迎面的這條街道，這裏茶坊酒肆，樣樣齊全，走過十幾個住戶人家的門口，就能看到一兩處商店舖戶，並且所有的買賣，還全是作大生意的情形，三間五間門面的很多，順着這條街道走出有半里地來，看到街東裏有一座大客棧，字號是福源客棧，甘龍道：「反正天色晚了，這一帶的道路也不熟，咱們就在這裏落店吧。」

店門口也站着兩個伙計，不住的向過往的人招呼着：「老客們，想住店別往前走了，南街一帶沒有大店，這福源店可是一百多年的老字號了，大小房間全有，吃住方便。」甘龍聽他吆喝的十分可笑，走近前來，向店伙打了招呼，叫他找一個乾淨的單間就成，伙計舉着燈籠看了看，見老武師甘龍雖是一個鄉下人打扮，但是他的氣度，和平常的鄉下人不同，趕忙陪着笑臉，引領着往裏走，口中不住的搭訕着問甘龍的姓名，作何生意，甘龍也是隨意的答了答，這店伙引領着到了店裏面，果然這個店房很大，迎面就是一道寬大的院落，這一個院子內，就有二十多間客房，可是店伙引領着向北邊轉過來，北偏院中是兩排客房，伙計把這爺三個領到靠東頭，這裏是緊守着一道小跨院，伙計進去，先把燈點起，請這爺三個到了屋中，甘龍看這房間內，倒也十分乾淨，伙計道：「老客等一等，我給你泡茶去，打臉水。」青青把包裹放在床鋪上，喘了口氣，坐在椅子上歇息，老武師甘龍微笑着說道：「這一天一夜的工夫，青姑你很累了吧。」柳青青搖搖頭道：「不覺得怎樣。」甘龍一笑道：「你不過嘴強吧，這種辛苦，你們還沒吃過，正應該歷練一下。」伙計已經送進臉水來，老武師甘龍看着虎兒，在青竹灣臉上故意抹的泥，在路上雖則在水邊洗去，但是那洗得淨，臉上還是挺

麟，老武師甘龍，叫虎兒好好的把臉洗淨，這虎兒還是一派天真，十分高興，不過老武師甘龍仍然是十分着急，眼前的事，到現在就算毫無把握，叫店家給預備了晚飯，爺三個住在這種大店房中，算是可以舒舒服服的歇息一下了，店房中客人是很多的，直到起更之後，才略微安靜了些，這爺三個全是過分勞乏，老武師甘龍在晚飯後，向店伙試探着向他問了一番，這安平驛地面上的情形，是否聽出有位按查使到了這一帶，不過這種事，是很不好打聽，店裏的伙計雖則是最愛說話的，但是他們店房的買賣好，客人很多，全是十分忙，他說是倒聽人傳說了，有這麼位按查使從省城下來，到各地多半還是私訪，不過這種地面上的很安靜，除了碼頭上船夫和脚行不斷的私打鬪毆，可是這有一個安平汎就全管了他們，這個衙門口雖小，可是最有權柄，水陸上的事全管，驛鎮上附近，十幾個小鎮，出了什麼事，全是歸他這裏辦理，並且江口一帶，還有八隻水師營的巡船，駐守鎮壓，起不了什麼大是非，老武師甘龍，因為問不出什麼細情來，更不肯過分的向他探聽，因為一個平民百姓，隨便的問官家這些事，極容易叫人起誤會，落嫌疑，這種信息還得找那茶坊酒肆，容易探聽，預備第二天早早起來，到附近的茶館走一遭，或許得到什麼信息，老武師甘龍悶悶不樂，早早的歇息去，青青和虎兒姐第二人，也是嘴強不肯說勞累，其實，這二人也是疲倦異常，吃飽了，早早的躺在牀上睡去。

天還沒亮，老武師甘龍忽然被門外拍門的聲音驚醒，趕忙坐起來，向外面問：「誰叫門？」外面似乎那個店伙的聲音答道：「老客快點起來，汎上查店的，要問你們幾句話。」甘龍因為這種事是常有的事，客人住在店中，往好處想，店家店家，奔波道路的人，找到了店

房，就好像到了家一樣，可是還有兩句俗語，跟這種情形就相反了，「在家千日好，出門時難」，尤其是地方上，穿上件二尺半的號褂子，作威作福，對付平民老百姓，全好像他的仇人似的，遇到他們和你說話，沒有一句好言好語，再遇到一點是非，就算你吃了極大的苦子，尤其是住在店房裏，他們借着保護地面爲名，隨時的折騰客人，你就沒有辦法，只有低頭忍受，老武師甘龍，犯不上吃他們這種虧，趕緊的答應着：「我起來了。」更把青青虎兒全拍了一下，招呼他們趕緊坐起，好在全是和衣而臥，甘龍穿好了鞋，順手把桌上的油燈撥亮了一些，外面已經有暴聲暴氣的在催促着，老武師甘龍把門開了，店伙站在門邊，現在東方發曉，可是還沒大亮，伙計提着個紙燈籠，另外有四個人全是穿着官衣，有兩個提着燈籠的，上面紅字是「安平汎」。

店伙招呼道：「老客你出來，這幾位老爺向你問話。」甘龍答了聲：「是」。立刻走出屋門，臉上陪着笑道：「老爺們有什麼事。」內中一個官人往前湊了湊，在燈光下往甘龍的臉上看了看，和顏悅色的道：「你姓什麼，叫什麼名字。」甘龍坦然不疑的答道：「商民姓甘名龍。」這個官人他始終是倒背着手，又往前湊着道：「店簿上寫着你是買賣人，你作什麼買賣。」甘龍道：「我在這條路上往返販些布謀生。」這個官人猛然嘩啦的一條鐵練抖起來，套在了甘龍的脖子上，那兩名提燈籠的官人，同時的兩口刀亮出來，厲聲喝叱：「你敢動。」

甘龍萬也想不到這官人會這麼快的動手，在暴怒之下，把鐵練子抓住，厲聲問道：「你憑什麼鎖拿我。」這個官人抓住了鐵練子，哼了一聲道：「相好的，你的事你知道，你問誰

，沒有別的說的，跟我們到汛上去，你只要敢掙扎拒捕，可別說我們對不起你。」此時那兩口刀已經攔在甘龍的肩頭上，他們這種情形很嚴厲。

那青青虎兒，睡眠朦朧的醒來，還沒聽清楚，趕到兩人也往屋門外走時，外面只這兩句話時，已把甘龍鎖上，這個青青却頭一個竄出來，他不管那刀鋒的犀利，依然闖到近前，伸手把鐵練子抓住，說道：「你們憑什麼鎖我爺爺，你們是官面難道就不講理麼。」虎兒此時也跑出來，他終歸是年歲小，不敢往前跑，可也抓住了甘龍的衣服，不住的問：「爺爺，爺爺，這是爲什麼。」此時這個拉鎖練的官人，向柳青青喝道：「自然是犯法，你趁早撒手，不過你們也走不了，全在數。」向身旁一名官人說道：「那個小東西尤其可惡，並且手底下全明白，把他也拴上。」一名官人伸手就抓虎兒，虎兒一現身已然竄開，哭聲說道：「你們這羣人不講理，我們犯了什麼罪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就要捆人。」跟着他躲在牆角那裏高聲招呼：「爺爺，我們不能任他們欺侮，跟他們拚命吧。」此時院中六七個伙計，和店房中管賬的先生，還有幾個客人，全圍在四週，那個官人已經追了虎兒過來，甘龍見這種情形，恐怕虎兒他要鬧出大禍來，忙的厲聲喝道：「虎兒，你敢動，我們是安善良民，怕什麼，叫他捆。」老武師甘龍因爲在這種大地方，自己又不是殺人放火，滾馬強盜，更沒作過強梁霸道的事，心裏坦白，倒要見出真章兒來，再想法子，這全是地方上正式官人，自己公然拒捕，無私有弊，所以連忙喝着虎兒，不許再跑，因爲青青虎兒，腰裏全圍着傢伙，小孩子們被逼迫極了，就許不管不顧，亮傢伙動手，所以趕緊厲聲喝叱的招呼，不許他動，虎兒急的直蹶脚，並且沒有爺爺的話，也不敢往房上逃，因爲平時老武師甘龍喝力的囑咐，轉身術可

不許向着人隨便施展，最容易被人認作匪人，虎兒此時急得蹀着脚哭，那名官人已經把他抓住，拉了過來，跟着用一根繩子把虎兒倒剪二臂，也給捆上，甘龍還在厲聲質問，倒是犯什麼罪，此時那官人瞪着眼說道：「朋友，你可別自找難堪，我們是奉命差派，來捕拿你們爺兩個，你若是不順情順理的跟着我們走，你是想找眼前苦了，告訴你，我們和你素不相識，你在我們地面上沒攔下什麼案，我們犯不上和你爲怨結仇，朋友，明白麼，別和我們裝傻，你的事，你明白，你還問什麼，看你這個年歲，也是老江湖了，爲什麼不放漂亮些，認頭打官司。」

甘龍此時心裏一動，已有些明白，因爲過江入安平驛鎮，連和八口角全沒有，此時知道和他們多費話也不會放開，看他們情形，只注意自己和虎兒，遂答了聲：「好，我看把我辦個什麼罪名。」此時這名官人却向提燈籠的說了聲：「你們進屋裏洗一洗他。」甘龍冷笑一聲道：「朋友們，洗什麼，找不出賊贓來。」跟着向這官人說道：「犯案的就是我們爺兩個嗎。」那官人哼了一聲道：「你順情順理的，別和我們麻煩，就把你們爺兩個帶走，你只要再強暴，連那個小姑娘也饒上，反正全是一案，有錯拿的，沒錯放的，你老實些，留個人在外邊照管你。」甘龍點點頭道：「這是老爺們的恩典，他是個女孩子，你們多積德了。」那官人道：「少說廢話，不積德，也沒缺德，我楊振彪沒害你，少和我說閑言閑語，我不愛聽那些個。」這時那名官人，已經到屋中把甘龍的那個包裹打開，裏面只有兩件單衣服，和一口帶鞘的摺鐵刀，那個官人把這口刀提出來，向拉鎖練的官人說道：「頭兒，他這把傢伙還真夠瞧的，好鋼口。」這個官人向老武師甘龍道：「你是好人，這把傢伙大約不是好人了。」

「甘龍道：「爺三個行路防身，帶口刀不犯罪。」那官人道：「大約手底下很明白吧。」甘龍道：「不錯，練過幾天。」官人立刻說道：「相好的辛苦一趟吧。」甘龍冷笑一聲道：「平民百姓無故被鎖拿，不跟着走怎樣。」青青此時也沒了主張，拉住了甘龍的衣袖道：「爺爺，你就跟了去麼，我怎麼辦。」甘龍道：「老老實實在店中等候。」說着話，向官人道：「對不起，我得給孫女留幾個錢。」伸手從兜囊中把一包散碎銀子掏出來，遞給青青，趁勢說道：「不要怕，這是那個傢伙的惡計，他把我怎麼不了。」青青只有咬牙憤恨，但是當着這麼多人，也不敢表示什麼了，拭了拭淚，把銀包接過來，放在身上，這時官人拉着鐵練向外走，虎兒也被捆着，官人牽着一個繩子頭，拉着他走，虎兒此時也吓得直哭，回頭却向青青不住招呼：「姐姐，你別不管我們爺倆。」青青見這爺兩個被官人拉走，虎兒又這麼招呼，一陣痛心，竟是跑進屋中，爬在牀上放聲哭起來，那爺兩個已被官人帶出店去，這店中人是紛紛議論。

天光已經大亮了，那店伙却跟進來，站在青青的背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盡哭會子有什麼用，你們倒是犯的什麼案。你怎麼不跟到汎上去打聽打聽，你一個人哭會子當得了什麼。」青青一翻身坐起，把眼淚拭了拭，向店伙道：「我知道犯什麼案，我們沒作犯法的事，無故的把我爺爺和弟弟鎖走，我跟你去有什麼用，這個汎上在那裏。」這店伙道：「不遠，就在江口邊，往西去，順着江邊走不多遠去，就看見了。」青青點點頭道：「你出去吧，等我想一想再說。」這個店伙臉上帶着微笑，還想說話，柳青青不禁把眼一瞪，喝叱道：「你出去，我現在心煩，不願意說話。」店伙見柳青青年歲雖小，可是這種情形有凜凜不可侵犯之態，

他口中說着：「姑娘，你別着急，我是一番好意呀。」這店伙搭訕着逡巡退去。

他出去之後，柳青青十分難過，店伙的神色很不正，柳青青心想怎的這班人這麼惡，我師爺和弟弟才遭了官司，大白天滿院子客人，這東西欺侮我一個少女，幸虧我還不怕他們這班人，這要是一個平常人家的女孩子們，還不叫他們欺侮死麼，險詐江湖叫人可怕，自己此時坐在床鋪邊，思索着這件事怎樣下手，好厲害的安世祿，爺爺臨走，分明是已經示意，這定然是這賊官已到了這裏使出來的手段了，那麼他們爺兩個被捕進去，恐怕不易出來，事情逼迫到這種地步，不得已時，也就不能再顧忌什麼叫犯法了，只有爺三個逃開這裏，可是柳青青思索着這些事，自己究竟是一個沒有多大經歷的姑娘，孤零零把自己留在店中，個人想一陣哭一陣，眼胞全有些腫了，這時忽然風門一開，走進一人，他跟着把風門又給帶嚴，堵着門兒一站，柳青青抬頭一看，不由心頭騰騰跳個不住，原來進來的這人，竟是青竹灣跟隨賊官安世祿的捕快趙萬成。

柳青青一看此人突然進來，就知道這爺兩個被官家捉去，是一點不差，是這賊官使的手段了，柳青青厲聲喝道：「你這人怔往屋中闖，你作什麼，出去。」這個捕快趙萬成冷笑一聲道：「出去，你先等等，告訴你，趙老爺是恩典你，才留下小姑娘你，若不然你也是一樣，好好的牢獄裏坐着去吧，反正你們，你們摸摸還有腦袋麼，竟敢在青竹灣大路上打傷縣太爺，你們簡直是比反叛還厲害，姑娘你放明白些，現在你這條命就在趙老爺手心裏，我想叫你活就活，想叫你死就死，我告訴你，老老實實的說話，趙老爺是奉官差派，這個地面上你們再想逞凶，那是妄想，你好好的聽趙老爺吩咐，你不能活下去，我還叫你享福，只要



你說半個不字，把你交了官，早晚也是叫官媒變賣，你也落不了好。」

這柳青青一看這種情形，這真可是有些逼迫人了，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厲聲說道：「你這些胡言亂語，趁早住口，你們這等作惡的東西，逞盡了威風，喪盡了良心，我看現在些盡頭的日子到了，你出去不出去，我喊店家了。」

這個趙萬成臉上帶着猶笑，却反往前進了兩步，向柳青青道：「姑娘，趙老爺是勸了憐隱之心，不把你送進牢獄去，你還想招呼店家，告訴你，這是趙老爺口上留德，只叫他們把那一老一少抓進去，你也是一樣的罪名，你還敢喊，招呼來店家更好，地面上人就在近前，一條鎖練，姑娘，你這條命就完了，不信你就試試看，你只管放開喉嚨喊，看他有幾個腦袋的敢管趙老爺的事，告訴你，死了心吧，那兩個東西罪名輕不了，他們休想再逃得出來，這麼大的姑娘了，沒有人照管，流落到那裏，也沒有你的便宜，落到壞人手裏，不定把你送到什麼地方，跟趙老爺走，遮風避雨，有吃有喝，這種事，你找全沒處找去，傻姑娘跟我走吧。」他伸手就來抓柳青青的胳膊。

這個柳青青也情知道他們勢力太大，這已經出了海門縣的縣境，可是他們的人全沒露面，就能指使地方官人，沒有一點贓證，就把人捕拿走，勢力是誠然有，自己先前聽他們說這些胡言亂語，只是暫時低頭忍耐着，這時他忽然動起手來，竟敢拉自己，柳青青一咬牙，心想生有處死有地，是禍脫不過，弄到那算那了，這個捕快趙萬成的手伸過來，柳青青還足了腕力，照着他腕骨上「叭」的就是一下，說聲：「你作什麼。」這一下子打得他可夠重的，「哎呀」一聲，甩着腕子轉了一個圓週，這小子羞惱成怒之下，他反倒大聲說道：「好你個

不識抬舉的東西，你還敢動手打人，跟我打官司去吧。」他猛往前一撲，柳青青早已站起，一縱身竄到屋門口，「碰」的一下，把屋門踹開，逃到院中，高喊着：「救人哪。」

## 六 難中遇救

這一個大清白天，這種大店裏，兩排客房中有不少沒走的客人，聽見喊聲，全跑出來，有兩個店中的伙計，一個從客房中出來，一個從前院跑過來，可是這時這個捕快趙萬成竟是大罵着：「好厲害的丫頭，你們趕情全是一羣土匪。」他竟從屋裏闖出來，這兩個店中的伙計，一看見捕快趙萬成，全把脚步縮住，不肯再湊過來，因為從昨晚，他已經來過幾次，帶着本地面汎上的官人，暗中指點着捕拿姓甘的客人就是他，店伙見他此時又到了，那還敢向前，可是一班客人們，不知道他是個怎麼個來頭，這間客房將將的出事，留下的這個姑娘，此時竟又喊嚷救人，所以全圍過來，七言八語的在問，柳青青此時滿面淚痕，向客人們說道：「這個匪人，他闖進屋去，向我胡言亂語，欺侮我一個年歲小的女孩子，伯伯叔叔們救命吧。」

這個捕快趙萬成站在台塔那，把眼一瞪，向這班客人喝叱道：「閑人趁早滾開，你們誰管閑事，誰可算一份兒，老爺是衙門口辦案拿賊的，我是有公事的人，這個女的也是匪人一黨，別看他年歲小，辦的事可大。」說着話，他竟是撲過來，伸手來抓柳青青，柳青青此時當着這麼些人，不肯動手了，從人叢中竄出去，口中在喊着：「你這萬惡的東西，冒充官人，我犯了什麼罪。」這個趙萬成他竟是哈哈一笑道：「丫頭，好言好語和你說，你和趙老

爺動手，你跑，我看你跑到那去。」此時柳青青躲在對面的客房前，這時客人中就有那抱不平的，不怕事，橫身出來，站到趙萬成面前說道：「你這位老爺是那個衙門口的，我們和這個小姑娘也不認識，不過是同店的客人，他的爺爺和他的弟弟，已經被本地面官人帶走，案打實情，別人問不着，你老兄，怎的現在又對付起這麼一個女孩子來，你是那個衙門口的，你也得給人家看點什麼呀。」這個捕快趙萬成，見這客人說話很是厲字，他立刻冷不防的一揚手，「叭」的就給這客人一掌，打在了這客人的臉上，這客人這一被打，立刻大叫着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，敢動手打人。」說着話向前就撲，可是別的客人，就忙的攔着，不叫兩下動手。這個捕快趙萬成，他是安心到這檢便宜，老武師甘龍和柳虎兒，完全是他指的點兒，他先前不敢露面，也是吃了這老頭子的苦子，所以令這安平驛的地面官人出頭捉拿，這小子他早就安了壞心：生了惡念，要把這柳青青弄到手中，此時他是騎虎難下，他一看院中的客人太多，立刻向店伙們招呼着：「店家你去招呼地面上官人，這個丫頭也得歸案審問。」此時那個被打的客人，還不依不饒的，這裏亂成一片。

這時忽然從一堆客人後面走過一個人來，此人年紀就在四旬左右，穿着藍縷子長衫，青縷子便履，光着頭頂，左手裏尙托着一支水烟袋，向一班客人不住的說着：「借光借光。」從人叢中擠了進來，到了這趙萬成面前，把趙萬成上下打量了兩眼，立刻說道：「這位老爺，沒領教你貴姓，你是那一個衙門口的上差，這個女孩子犯了什麼案。」這個捕快趙萬成，先前對付店中那個客人，他是看出來不過是一個平常商民，所以他伸手就敢打，此時這人到了他面前這麼問他，他竟被這人的氣魄鎮攝住，不敢再逞強暴，可是他口頭上還不肯饒了

，沉着面色道：「我姓趙，叫趙萬成，尊駕用不着問我是那個衙門口的，我自然是管得着賊情盜案，規矩人還是少問。」

這人冷笑一聲道：「老兄你這個話很對，你管不着也不敢伸手了，不過我也問得着，你把公事拿出來，我要看看，你憑什麼任意的逮捕客人。」這個趙萬成見這人說話的口氣很大，他立刻冷笑一聲道：「這位老兄，我得反問你了，你是那個衙門口的，管我的事，我給你看完了，你可得給我點什麼看。」說話間，他從身上摸索了一陣，竟是從身邊掏出一個已經用舊了的官封子，從裏面抽出一張紙來，把這張紙打開，向這個客人的面前一抖道：「老兄你看，這就是兄弟我的吃飯票兒，你老兄是那個衙門的呢。」此人向他這張紙上略一注目，冷笑一聲道：「失敬失敬，趙老爺，趕情是海門縣縣衙的捕頭，兄弟我真是肉眼不識真人，可是請趙老爺索性把辦案的籤牌捕票拿出來，你是衙門口的老公事了，越境拿人，你得按着衙門口的公事辦。」這個捕快趙萬成，把這張紙仍然放入囊中，立刻瞪眼說道：「你老兄可是安平驛汎上的老爺們，難道我們縣太爺的公事到了，你會不知道麼。」這個人微微搖了搖頭道：「我不是本地面的。」趙萬成把眼一瞪道：「什麼，你既不是本地面的人，你管得着麼，你不說明身份，趙老爺可不聽這一套，你這叫嚇事。」這人微微一笑道：「趙老爺你先別發威，我自然要給你點什麼看，不過還沒到看的時候，店家，快着點過來，把安平驛地面人給我找來，我有話向他們交代。」

柳青青此時躲在一旁，忽然見這個穿得很講究，像一個文墨人，出頭擋住了這個捕快，此人說話的情形，似乎很有力量，自己並且看着他眼熟，不過一時急怒攻心，竟想不起是

那裏見過這人，這時一班圍在四週的客人們，也全在齊聲喊着：「伙計，去招呼地面。」捕快趙萬成，竟完全被這人這種口氣給鎮住，他自己心中還以為算不了什麼，好在這安平驛的汛上，有自己的縣官託付過，縣官和捕頭雖然已經走了，好在這是一案，又不是節外生枝，自己怕什麼，他還裝那個不含糊的，也在一連的招呼着：「伙計，快去把安平汛的官人叫兩個來，老爺是辦案拿賊，我倒要見個真章兒，奉官差派出來辦案，要是盡聽這一套，就不用活下去了，誰也走不了。」那人此時轉過身來，向躲在南邊客房前的柳青青招呼道：「小姑娘你過來，不要怕，這是有王法的地方。」柳青青低着頭走過來，向這人一拜道：「多謝這位老爺的搭救，我們太冤枉了。」這人哼了一聲道：「不用多說，你等一等。」說話間，店門外又是一陣雜亂的人聲，店家果然把安平汛的官人叫了來，這兩個汛上的弟兄，到了近前，却向趙萬成道：「趙爺，你還沒走。」趙萬成却搶着說道：「我們安大人，打發人來送信，告訴我，把這伙強徒一個不要放走，連那個丫頭也要捕拿到案，解回海門縣審問，可是現在有這個客人出頭攔阻，我問他憑什麼管我們的事，他十分蠻橫，你們是本地官人，哥兩個多辛苦，把人帶着，咱們到汛上說去。」本地面兩個官人，一看這個多管閑事的文人，他們剛開口在問：「尊駕是作什麼的。」這人却向汛上的兩個官人道：「你們來了很好，留一個人看着，你們分出一個人來，隨我來，我有話和你們說。」這個官人他還疑心，立刻沉着臉道：「這全辦的是地面上的公事，無私無弊，就在這裏說，還不一樣麼，你叫我們到那去。」這人把面色一沉道：「你敢不聽我的命令，沒有那麼些廢話，隨我到跨院裏，你怕我跑了麼，走。」這人此時疾聲厲色，態度上十分嚴厲。

本地面的兩名官差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他們雖摸不清此人是什麼來歷，但是他當着一班住店的客人，竟敢和管地面的官人，這麼毫不客氣的申叱着，這班人他們平時在地面上雖則倚官仗勢，目中無人，錯非是他們直轄的上司，沒有敢對他們這樣的，此時他們真個不敢發威了，分出一個人來，跟着這人的身後，向北房轉角的跨院中走去，此時留在院中這個本地官人，趕緊把店伙拉住一個，在低聲問：「伙計，這客人是作什麼的，他住了幾天了，還有什麼人。」伙計搖搖頭道：「不知道，他在這只住了一天，原本說要早晨走的，只帶着一名當差的，向他問時，他們說是謀差事的。」這裏說話的工夫，跟進跨院的那名地面官人，已經走出來，神情上很是慌張，向院中的客人說道：「大家散一散，別跟着搗亂，出門在外的人多管閒事可沒有好處。」這時趙萬成却搶着向地面官人問道：「他究竟是幹什麼的。」這個地面官人却搖搖頭道：「我也說不清，不過你們先到這間客房裏歇會，咱們汎上的大老爺少時就到。」說着話向他的伙伴說道：「請這位趙頭和這個小姑娘到客房裏等一等，你守在這裏別動。」說話間他又附耳低聲和同伴說了兩句，匆匆出去。

這個安平驛的驛鎮，因為是一個水陸碼頭，這裏立這個安平汎，却單派了一名三營幫帶，駐守這裏，鎮撫地方，兼管着地方上一切事故，遇到了大一點事，才往縣城裏送，地方上鬥毆，商家們出了什麼糾葛，這個汎上就能立時處理，漸漸的這個安平汎的勢力就大了，此時本地面官人從跨院出來，這種情形，誰也看得出，那個客人是有勢力了，在兩個本地官人耳語之後，留在這裏的一名弟兄叫劉德功，此時却把臉色沉着，向捕快趙萬成道：「趙頭，你先屋裏坐一坐。」這趙萬成他究竟是粗魯人，他還是理直氣壯的，向這劉德功道：「這是

怎麼回事，難道把我也扣留在這裏麼，咱們可全是一家人，全算是六扇門裏當差事的，不要緊，多管閒事的人有勢力，請他一塊到汎上去說，姓趙的不是沒有來歷的人，這叫什麼公事。」這個劉德功笑着說道：「趙頭，你沉住了氣，這有什麼，你們指名緝捕的人，已經歸了案，現在伸手抓的人，也沒跑，這還有什麼爲難的事，稍微等一等，汎上的老爺這就到，少時還會不把人給你帶走麼，不過跨院住的這個主兒，這頭不好剃，光棍一點就識，趙頭，爲什麼叫外人笑話，屋裏坐。」說到這，更向柳青青道：「小姑娘，你也進來。」店家到此時也是提心吊胆，不住的向一班客人們作揖央告，請大家散去，可是這些客人雖則走開，住在這個院的客人，各自站在自己門前，不肯進屋，倒要看個結果。

工夫不大，從外面進來四名官人，後面跟隨的正是幫帶唐大老爺，這班官人到了跨院門口，這位唐幫帶却叫他們全站在外面等候着，他自己走了進去，就攔了好大的工夫，這位幫帶從裏邊出來，也沒見跨院中那個客人跟出來，因爲柳青青住的這間房子，是緊挨着跨院的轉角，此時這位幫帶站在那，向身旁的客人說了聲：「把海門縣那位上差叫出來。」屋中答應着，連他本汎上那名官人和趙萬成柳青青全從屋中走出來，這位唐幫帶却向身旁的官人說了聲：「把這趙頭給我鎖上。」趙萬成大叫着往後倒退道：「唐大老爺，你怎的反臉不認得人，我是奉官差派的官人，爲什麼反鎖我。」這位唐幫帶把臉色一沉道：「趙萬成，你是衙門口混差事的，可放漂亮些，自有鎖你的道理，到汎上我告訴你，鎖上他。」跟着一條大鐵練已經套在趙萬成的脖項上，這個捕快趙萬成幾乎氣死，可是他在衙門口幹了這些年，他知道自己是運敗時衰，碰了大釘子，看到這位唐幫帶臉色沉着，趙萬成絲毫不敢再強暴了，道

唐幫帶却向柳青青道：「小姑娘，你只在店中安心等候，被捕進去的兩人，大約不久就會釋放的。」柳青青此時也摸不清是怎麼個情形，不過一班住店的客人，見這個趙萬成，此時鐵鎖加身，垂頭喪氣，所有客人們不約而同的鬨然大笑起來，這個唐幫帶却吩咐着手下的官人，帶着這趙萬成走出店去。

柳青青剛要回轉屋中，跨院裏走出一名長隨打扮，來到屋門口，向柳青青招呼道：「小姑娘，你隨我來，我們主人要向你問話。」柳青青點點頭，自己也知道遇到了福星，跟隨着這個人走進旁邊的這個跨院，小小的一段院落，只有三間北房，靠東邊有一間小房子，這個長隨把柳青青領到上房門口，他把風門拉開說道：「你進去，不要害怕，我們主人問你話，好好的回答。」柳青青走進屋中，這三間房子是兩明一暗，方才解救自己這步劫難的人，正坐在迎面八仙桌旁吸着水烟，柳青青趕忙向前走了幾步，跪倒地上，叩頭說道：「難女柳青青謝大人救命之恩。」這人趕忙的說道：「小姑娘快快起來，不要這樣，方才的事算不得什麼，他們也太萬惡了，那個捕快闖到你屋中，我就站在門旁，聽得真真切切，起來，我有話問你。」柳青青叩頭站起來，規規矩矩站在一旁，柳青青低着頭說道：「難女身遭劫難，若不是大人這麼搭救，誰能管的了他，恐怕我非落在他們手中不可了，大人尊姓大名，可能告訴難女，就是沒法子報你的恩，也能永記不忘。」柳青青這幾句話說得非常得體。

這人却嘆了一聲，帶着十分驚異，向柳青青道：「柳姑娘，你吃江湖飯幾年了，怎麼你沒有一點江湖習氣。」柳青青不由的臉一紅，忙答道：「難女實在沒吃過江湖飯。」柳青青因為此人說這個話，一定是知道自己爺三個會功夫了，要不然他不能這麼問，跟着說：「隨



我師爺練過些年功夫。」這人微微一笑道：「柳姑娘，不要說假話，我認得你們，海門縣玉皇閣前賣葦的是你們不是。」柳青青毫不遲疑的點點頭道：「是我們爺四個。」柳青青已經驀然想起：在玉皇閣前賣藝，給錢最多的人就是他，忙的說道：「大人，我們雖則在海門縣玉皇閣前當街賣藝，實非得已，我們實在因為在外面流落多年，隨着我爹爹和我師爺，要回轉故鄉，想不到我們家鄉中竟發生慘變，縣城中一個來路不明的人，恐怕遭到地面上人起了疑心，更要詳查家鄉中出事的情形，這才借着賣藝掩飾着，在縣城停留下來。」這人點點頭道：「那麼那老者不是你的親祖父了。」柳青青道：「那是我師爺，他叫甘龍。」這人跟着問道：「你們從海門縣又來到這裏，有什麼圖謀，闖出什麼禍來，海門縣的縣官死不放手，他竟指使安平汎把你師爺和那個小孩捕拿。」柳青青到此時知道這人身份極大，並且是個正人君子，自己遂毫不隱瞞，把海門縣沿海四十餘個漁村出事經過，以及現在朝不保夕的情形，眼看着這四十餘個漁村，全要遭到屠殺之慘，自己爺幾個全是漁村中人，遇到這種事，在萬分無法之下，才想死裏求生，爺三個從漁村中逃出來，正是要找尋這位按查使大人，求他調查海門縣漁村出事真實情況，漁戶們受壓迫的情形，所有漁村中一班漁戶們，已經預備同歸於盡，事情已經萬分緊急，爺三個出來，也不過是作萬一的希望，那知道走到青竹灣那裏，竟遇到了方才逞凶的這個公門中捕快，難女可不知道他們是何如人，他們一共三個人，騎着快馬奔馳道路，為得一些極小的誤會，我們爺三個幾乎遭到他的毒打，幸爾我們全是練功夫的人，沒有吃了他們大虧，那想到我們遇到的竟是海門縣的縣太爺，所以來在安平驛才遭到這種意外之禍，我師爺和我弟弟柳虎兒，全被鎖拿，求大人你救人救到底，把我師爺和我

小弟弟救出來，難女生生世世不忘大恩。這柳青青把所有的事全說與這人，只不過把青竹灣故意的捉弄縣官安世祿說了假話。

這人不住點頭道：「柳姑娘，我看你就不像是走江湖賣藝的女孩子，果然全是好百姓，你們想去求見這位按查使，你們倒是到那裏去找他。」柳青青道：「現在只有沿途向地方上探問這位大人的行蹤。」這人微微一笑道：「你先回到你那房間內，歇息一下，你也無須問我的姓名，你所說的話，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，海門縣這件事，真叫人痛恨，國家設官分治，本是保護黎民，安世祿一個地方父母官，竟這麼喪心病狂，他這種事，非要給地方上造成極大的慘劇不可，這件事我自有辦法，你那祖父和那個小弟弟，這就出來了，少時他們回來，你叫他稍微歇息一下，爺三個再過來一同見我，這店房是個很雜亂的地方，口頭謹慎些，不要隨便的和別人胡講，你明白麼。」柳青青忙的點頭答應道：「知道。」自己趕緊退出來。

## 七 洞察民隱

柳青青回到屋中滿腹懷疑，店中所有別的客人，也是探頭探腦，不住的向這裏張望，店伙看到柳青青回到屋來，他立刻也換了一副顏色，再不敢有絲毫放肆行爲，規規矩矩的十分巴結，可是他們還不住的在問，跨院裏住的究竟是什麼官，柳青青只給他個不知道。店伙不敢多問，剛出去不大工夫，外面一陣笑語聲中，兩三個伙計，竟是隨着老武師甘龍和柳虎兒從外面走進來，柳青青趕忙的迎出來，招呼了聲：「爺爺，你回來了。」青青說着話，不禁

流下淚來，老武師甘龍看了看身旁的伙計，向柳青青道：「青姑，官司已經完了，還難過作什麼，這種是非地，不便久呆下去，我們稍歇一歇，也就該起身了。」伙計們張羅着打臉水泡茶，可是他們還是願意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，老武師甘龍含笑向他們說道：「伙計們，謝謝你們的關心，照顧，請你們不必問了，到現在連我全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官家的事，拿也是他們，放也是他們，一個小民，有什麼法子，你們向我問，我又向誰去問。」伙計們遭到老武師甘龍的拒絕，知道是不肯說了，張羅了一陣，各自退去。

柳青青趕忙的拉住老武師甘龍道：「師爺，你怎麼放出來的知道麼。」甘龍道：「安平汛上的官員，他說話也是吞吞吐吐，被捕進去，並沒遭到他審問凌虐，只說是把我們爺兩個解到海門縣歸案，可是方才忽然把爺兩個提上去，向我說，我們遇到了福星，知道被捕的冤枉，現在已經有人叫把你們釋放，究竟是什麼人，可也不准我多問，只告訴我將來自會知道，並且囑咐我，沒有什麼事，不必在這安平驛停留，趕緊起身趕路，一個出家在外的，離鄉背井的人，總是少惹是非，也沒具結，也沒找保，這件事是真奇怪。」柳青青道：「真是奇怪，不過這個人就在店中，我已經見過他了。」柳虎兒忙問道：「姐姐，是什麼人，這麼救我們，我去看看，也得謝謝人家，那衙門口可真不是好地方，去不得，這羣狼崽子，一個好東西沒有，捆得我兩個胳膊，現在還疼呢，簡直作官的沒有好人。」柳青青很着急的道：「你胡說，救你們爺兩個出來的，不是作官的誰有這種力量，要叫人聽見你這個話，人家饒你麼。」柳虎兒吓得往旁躲着，可是口中說着：「害人的也是作官的，救人的也是作官的，這可怎麼辦。」甘龍拍了拍虎兒的頭說道：「虎兒，不要胡說亂道，這有什麼不明白，那一種人

也有好人，也有壞人，不能一概而論，在外面定要少說話，口頭上最能惹是非，记住了，不要擾亂。」跟着又向柳青青問經過的情形。

柳青青遂把店中二次出事，此人出頭相救，以及本地面官人的情形，全說與了老武師甘龍，老武師甘龍十分驚異的略一思索道：「青姑，這個人他莫非是……」青青點點頭道：「我也這麼想，只是我也曾請問他姓名，他不肯說，我們怎敢過分追問。」這時老武師甘龍精神十分振奮的在屋中來回轉了兩遭，向青青道：「我們也應該再去叩謝他活命之恩，我們不要認爲事情平凡，此番我們爺兩個被捕，若不是此人相救，不定要擠出多大事來。」柳青青道：「那人還告訴我，師爺回來，一同的到他跨院裏去，還要向師爺問話呢。」甘龍道：「很好，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，以眼前這種情形看來，此人有極大的力量，極大的勢力，我們這個機會，不要放過，萬一是我們所想去找的人，那可真是我們海門漁村的救星到了，走，咱們去見他。」更囑咐虎兒可不許胡言亂語，問話時再答，答話不許再胡說，不許逞能，虎兒連連的答應着道：「師爺，我不敢多說話了，這江湖上的事，趕情這麼難。」老武師甘龍哼了一聲道：「虎兒，你們還早着呢，小小年歲，經過什麼事，談何容易，就能闖練出個江湖人，走。」爺三個走出了房間。

此時已將近中午，店中清靜了許多，趕路的客人，差不多全起了身，留在店中的全上了街，甘龍帶着青青虎兒走進跨院，輕輕咳嗽一聲，先前領青青的那個長隨，從那個小房子走出來，臉上帶着笑，迎了出來，甘龍拱手方要說話，這個長隨擺擺手道：「老頭，不用說，我們主人正想見你，你出來得很快，受委屈了。」甘龍也在低着聲說：「謝謝你老的關心，

沒有什麼。」這個長隨道：「你們爺三個略等一等，我給你回一聲。」這個長隨走進上房，甘龍是個江湖中很有經驗的人，他的眼力最尖，他一看這長隨說話神情態度，就知道大約自己估料的不差了，這種隨着大員當差的人，無形中有一種他們的習慣，這和縣官安世祿那種情形是迥然不同，跟着風門一開，那長隨一招手，爺三個輕着脚步走進屋中。

屋中的主人正在倒背着手，來回在屋中走着，甘龍進得屋中，忙向前行禮，自報姓名的叩謝他相救之德，此人態度很謙和，也是忙攔着甘龍，不要這麼多禮，叫甘龍站起來，指着旁邊的座位，叫甘龍落坐，老武師甘龍倒還有些拘束，口中答着，可是依然不敢就那麼放肆的坐下，此人轉到裏邊桌案旁落坐之後，向甘龍道：「老朋友，不要拘束，你只管坐下，我有許多話要問你。」甘龍這才側身坐在靠窗前的茶几旁，虎兒這時却也跪倒了向這人叩頭道：「謝謝大人，救我們爺兩個出來，給大人叩頭了。」這人方才落坐跟着又站起，走向前來，竟把虎兒拉起，跟着退到座位落坐，却用手不住的捻着虎兒頭上的衝天杵小辮兒，含笑說道：「你叫虎兒，很好，我很喜愛你，小小的年紀，竟練了一身那麼好功夫，真難得，全是跟你師爺學出來的麼。」虎兒此時扭着頭，眼望着甘龍，他真個有些不敢說話了，甘龍道：「大人問你話，好好回答。」這人也一笑道：「你們是被作官的吓怕了，不要怕，我不是那些耍心病狂的人，全學會什麼本領，練了幾年，在那裏學的功夫，這二年全作些什麼。小孩子不許說瞎話，好好的說。」

柳虎兒聽到師爺叫他講話，並且這人面貌和善，面帶笑容，像是很愛自己。這柳虎兒把胆量放開，仰着個臉兒，看着這人，他真個從頭說起，爹爹柳惠，帶着他和姐姐，從海門縣

錦鷄塘逃亡出走，沿途上爺幾個困在江湖一切的情形，遇到了師爺甘龍，把他們收留在衡山下，連爹爹也跟着，一邊種地打柴，一邊學武藝，這個柳虎兒說到功夫練得有些成就了，手講指劃，兩隻手還不住的比劃着。老武師甘龍他可明白，此人不嫌鎖絮的這麼向柳虎兒問起出身經過，並且聽得入神，雖然虎兒十分放肆，甘龍可不敢攔他了，因為這位官員這種情形，分明是要知道我們爺幾個究竟的出身來歷，足見這種有身份的作官的，他心細，對於爺幾個終還是有懷疑不放心的地方，所以虎兒這麼口講指劃，甘龍絲毫不敢攔阻，恐怕此人起疑心，這倒很好，虎兒相貌長得好，說話也天真，經過的情形是否真實，只要一個有經驗的人，他就聽得出來，這麼點小孩子，你教給他假話，任憑他怎樣聰明，也看得出來，聽得出來。此時柳虎兒，是該說的也說，不該說的也說。甘龍此時也明白了，以自己的自力看來，此人的行動相貌，非常正大，爺幾個所行所爲，雖有於法不合之處，但是我們問心無愧，經過的事是沒有絲毫自私自利，完全是爲救漁村中所有的人，不過這種情形，自己所要隱瞞的，個人也算漁村出身的人，是決瞞不住了，縣城中暗助一班劫牢犯獄的人，這是犯法的事，自己想個人已經這班年歲，還有什麼可怕，只要能將漁村這步劫難挽回，任憑天大禍事，加在個人身上也敢承當。

此時柳青青倒是十分着急，因爲自己就沒有囑咐柳虎兒青竹灣對付貪官安世祿，爺幾個是出於安心捉弄他洩憤，這個柳虎兒非把實情說出不行了。果然虎兒是越說越高興，青竹灣的事，他是一點沒有隱藏，柳青青急得紅漲着臉，低下頭，不敢抬頭，這個柳虎兒一直說到來到安平驛被捕，他這番話直說了半個多時辰，他的話完全說完，這人哈哈一笑道：「好孩子

子，你真可愛。」此時老武師甘龍向柳青青一使眼色，爺兩個一齊的往地上一跪，甘龍叩頭說道：「小民這種行爲，自知甘犯法禁，律所難容，只是沒有力量阻止漁村的人不這樣作，更不能見死不救，可是小民願意領罪。」這人把柳虎兒往旁推了推，可是還不放開，依然拉着他，站在自己身旁，向甘龍道：「這個老朋友，你怎的向我請起罪來，你知道我是什麼人，我既不是官吏，這又不是公堂，你請什麼罪。」甘龍此時叩了個頭，仰起臉來，老眼掛着淚痕，向這人說道：「小民不知道大人的真實情形，不敢妄測，不過小民爲海門縣沿海四十餘個漁村的漁民請命，大人眼前的事，小民就知道你有力量，求大人體好生之德，發惻隱之心，這千萬人男女老少，一個個全放到刀頭上了，海門縣縣太爺，已經要運用他的手段，行使他的權勢，他分明是已經要趕奔提督那裏，請派大兵，按着匪類對付一班被壓迫的漁民，大兵一到，血染海門灣，大人，你能夠開天地之恩，挽回這場浩劫，小民所有犯法的舉動，甘心領罪，死而無怨，大人，你可憐這些行將慘死的百姓吧。」甘龍是一邊哭着，一邊叩頭，那個柳虎兒，他却也跪倒，眼淚汪汪的道：「大人，你是沒到漁村去，你看見他們那種情形，你一定願意救他們，許老伯伯們說的話我聽見，他們不造反，不逃走，真要是大隊官兵全到了，他們只有叫官兵殺頭，放起火連漁村帶漁船完全燒盡，大人，你救他們吧。」此人歎息一聲，站了起來，先把柳虎兒拉起，趕過來伸手把老武師甘龍拉起來，口中更招呼着：「柳姑娘，你也起來。」甘龍柳青青全站起來，甘龍拭了拭淚。

此人站在老武師甘龍面前，正色說道：「甘老師傅，你確實是好人，我先前對於你們這班人還有些懷疑之處，我不客氣的說，江湖中品類不齊，你們又曾經一度街頭賣藝，所以我

對你們還不敢十分深信，不過這件事，也是冥冥中一段緣法，我曾到海門縣玉皇閣前，看到你們賣藝，你們所練的本領，我雖是個文人，我却頗懂，是真下過苦功夫，不過功夫好壞，另當別論，只是你們這幾個人，個個的沒有江湖那種習氣，行動語言，也與走江湖的不同，我尤其是看到這兩個孩子，個別的叫我動心。」說到這略頓了頓，他眼珠轉了轉，甘龍看他是要落淚，可是強忍下去，甘龍趕緊把頭低下不敢再看他，這人道：「我有一個愛女，不幸三年前死去，那孩子也很聰明，他的相貌，竟和這個柳姑娘不差上下，所以我看到這個小姑娘，想起亡女，雖然當時不過是行雲流水，過眼雲烟的事，離開玉皇閣，也就該丟開，只是我竟會時時的想着這個柳姑娘，這麼好一個女孩子，爲什麼流落江湖，怎的我的女兒和他一樣的相貌，偏偏又死去，老師傅不要笑話，這完全是讀書人一種癡念，無味的舉動，事情竟會這樣巧，我也是才從江北過來，偏偏在此和你們巧遇，天沒亮你突然被擒，我已經看見，但是我不願意多管這種閑事，並且我個人也極容易落很大的嫌疑，並且也不知道你究竟是犯了什麼法，不料那個公門惡役，竟敢在這種光天化日之下，對這個柳姑娘，無禮逞凶，倚官仗勢，他分明是要把這個女孩子弄走，這孩子我已經告訴過你，一面之後，我始終不忘，這我焉能不管，尤其是這個惡捕役，他所拿出來的，海門縣發給他的差票，更叫我動了怒，安世祿身負國恩，苦害海門縣合縣的黎民百姓，他手下這班爪牙們，更這麼作惡逞凶，一個小的縣官，他仗着有他的內親護庇他，他簡直在這一帶要橫行，安平驛安平汎，不是他管轄的地面，竟礙於情面受他的託付，沒有罪狀，沒有贓證，逮捕良民，這種事情就是違法，難道作了官，就能這麼作威作福，隨心所欲麼，可是我還不知道你們的來意，竟是這種捨身全



義，冒百死，要救海門縣全縣的漁民，趕到我把這個柳姑娘叫來，他已說出大致的情形，可是我還不敢十分過信他的話，因為他太聰明，你要知道海門縣這場事，固然是安世祿喪心病狂一手造成，可是漁戶們的舉動，也實爲國法所難容，我深怕這裏還有別情，現在好了，這個小孩子他這一片話，算是堅定了我的心，得了實供，老師傅，你有罪。」老武師甘龍低着頭，忙答了聲：「一是，小民知罪，願意領罪。」這人點點頭道：「你這種不爲自身利害設想，一片血心，爲海門縣的漁民，爲千萬人的性命，我可沒有力量免你的罪，我可要爲你盡力，你知道你現在所得的罪名，海門沿海漁村，事情是完全怨那位萬家生佛的縣太爺，可是你們不能夠劫牢犯獄，這種情形，就形同反叛了。最大的把柄，落在安世祿手內，你一個平民竟敢仗着武功本領幫助他們越獄脫逃，還敢帶着兩個小孩子，沿路上更多惹是非，打傷官府。老師傅，你年歲很大，你也有些經驗了，你的心是好，我也知道，你的事辦得可實在的不高明，你能把自己毀了，能把漁村千萬人的性命送掉，現在你想越級上告，我先不問你本人是否漁戶，好在這兩個孩子，全是漁村中人，情形尙有可原，你們這種情形是告海門縣的縣官，駐防海門縣的總兵，這不是一件小事，你憑什麼拿來，給我看看，要說是僅憑你這麼一個人，帶着兩個孩子，誰能給你證明，你是海門縣漁村全村的代表人，官家不用正式的公文公事，是否就能夠處理這件事，安世祿這次的事，他鬧得實在是無法無天，但是他縣官終歸是朝廷的官吏，沒有真憑實據，只憑你空口一說，不論那個衙門，也不會就這麼任憑你幾句話就去辦。不錯，你們全是漁村上的人，事情也是真的，但是等到官家調查實據，可先得把你們押起來，倘若縣官安世祿手段過辣，漁村中此時已經暴動起來，你們爺三個就是把命搭

上也誤了事，甘龍你想是不是。」

甘龍一聽這人這番話，自己也不禁出了冷汗，個人終歸是一個江湖人，對於官家一切手續不明，自己所想的辦法，事到臨頭，恐怕不能如願，反倒誤事，這一來，救不了漁村中人，個人和這兩個孩子，就是活下去，也是抱恨終天，甘龍變顏變色，趕緊又跪倒，叩頭說道：「小民終歸是個無知的人，只憑血氣之勇，求大人恩典，小民一切事所行所爲不合，自己決不敢推卸罪名，情願領罪，還是求大人你設法搭救，海門縣全縣漁民，就是把小民送到油鍋裏，我個人死也心甘。」

此人把甘龍拉了起來道：「你不要這樣，我若是不安心救你，和搭救沿海的漁民，我也不這樣和你說了，據你所說的情形，事情是很急，我們只有眼前想挽救之法，甘龍，你念過書麼。」甘龍道：「幼年時倒是念過三四年書，家門衰敗，早早的就流落在江湖，投師學藝，把書本子就撂下，不過眼前的字還認得。」這人道：「那麼你也能寫了。」甘龍道：「潦草的還能寫幾個。」

## 八 大吏偵寬

此人道：「現在我實告訴你，我姓祝，名澤民，我是按查使谷大人親信隨員，此次兩江總督，安心整頓吏治，這按查使雖是朝廷裏放出來的，事實上可是兩江總督的保薦，也就是兩江總督最信任最敬服的人，這位谷大人可稱得起鐵面無私，只是這個人性情過於固執，在宦海中浮沉了二十年，始終沒發跡起來，也就因爲他不會趨炎附勢，和一班宦海中人，落落

難和，這次兩江總督請他出山，也正爲得他才是這班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們的硬對頭，好在這位谷大人打算的也好，他知道此番下手，結怨必深，他這一任下來，決不戀棧，所以他毫無所畏，海門縣官安世祿，他完全仗着得帶的關係，才敢這麼任意胡爲，他這次的官囊太豐了，谷大人已在十分注意他，不過他在這一帶很有靠山，鎮守崇明的提督，就是他唯一的近人，並且朝中還有他一位有力量的老師，所以他連兩江總督全沒放在眼內，沒有沿海漁村的這次變故，谷老大人已經是非動他不可，早早暗地派人搜查他劣跡，調查他貪贓枉法，營私舞弊，尅扣稅收，結交地方土豪劣紳，一切罪狀，可是此次也是他惡貫滿盈，該着遭報了，我們還沒見過這麼胆大妄爲的縣官，他不經部裏批准，竟敢私行改變稅法，跟牙行經紀漁棧勾結，改換官秤，剝削壓榨漁民，這種情形，也正是我在調查的事，我在這一帶略有耽擱，因爲這一帶有他隱匿贓款，和設票莊的地方，此次動了他，大約還要牽連上比他官職大的人，因爲此外的人也有通同作弊貪贓受賄的實據，到了我手中，現在我還不知道漁村中竟會鬧到這麼大的亂子，安世祿竟要對漁村下這樣毒手，可是甘龍，你想辦這種事，你怎麼空着手來，無論如何也得叫漁村所有漁村的首腦人，具一個聯名公稟，你沒有這種東西，空口去說，不足爲據，甘龍，這件事，你居心可敬，你的所行不當，我祝澤民原諒你一切，說句私話，我還看在這兩個孩子的身上，不忍叫你老頭子爲了漁村全體利害的事情，把你毀了，我要替你担當些，並且我還要作些犯法事，現在你重返漁村補訴呈，具冤狀全來不及了，就是叫你去在常地找人去寫，這種狀子只怕你找不到人，沒有人敢拿命來替你寫這種訴狀，何況安世祿在這一帶頗有勢力，你被捕的情形，可想而知，風聲洩露出去，你走不脫還不要緊，打

草驚蛇，那安世祿他越發要用盡手段來對付你們，並且知道按查使已到，他必要盡力的設法消滅他一切違法的證據。現在我這種行動，已經很不利，不過安平驛汛上這個唐幫帶，我已經在嚴厲的囑咐他，口頭上不得走露風聲，也就是告訴他拿他的性命地位和他自己賭輸贏吧，他聽不聽也就在他了。可是回漁村不成，當地找人不成，這張訴狀，只有我來代勞了。可是我告訴你，這種訴狀，決不要他舞文弄墨，只要說實話，舉出實在的憑據，並且這種訴狀，還得在名義上出於你們漁村中自己寫出，不過你文墨不通，措辭不當，事關千萬人的性命，就不得不慎重了，我給你把這個狀底子打出來，你自己把他寫好，把漁村中出頭的人，全要具名，這種地方，我是不得不這麼作，現在我和老師傅你一樣，這完全是被良心所使，不便再拘束這些小節，寫出之後，每個人名字下，胡亂的按些手印，這種事倒沒有什麼關係，因為這是爲得救急，權宜處理，不是冒名捏造，將來按查使問到的時候，漁村中人能夠承認就是了，這樣你有了這件憑據，我在谷大人面前也免去嫌疑，我帶你們去見按查使，實情我就是因爲海門縣的捕快倚仗着縣官安世祿的勢力，越境逮捕良民，我從路見不平，問出你們來歷，因爲海門縣的事，正是我們要辦的事，我接受你們訴狀，決沒有可疑的地方，只要按查使谷老大人，他看到這張訴狀，就知道海門縣的漁民死生一髮之隔，他決不能再放鬆了，那時自能雷厲風行的對付安世祿，事情只有這樣辦了。」

老武師甘龍聽了這位祝澤民的一番話，真是感激涕零，這祝澤民，他叫甘龍就在這屋中等候，他走進裏間，不大的工夫，就把這張訴狀擬好，拿了出來，遞給甘龍說道：「你仔細看一看，有不認的字問我。」甘龍把這張訴狀從頭至尾看了一下，果然文字上很平常，但是

說得十分懇切動人，竟如同身臨其境一樣，自己全把他看完，向祝澤民道：「大人，這個稿子擬得很好，小民全認得，這還真像我們粗通文墨人的口吻。」祝澤民道：「你能看得懂很好，這種事最怕調辭架訟，這種狀子要寫得太好了，谷老大人易起疑心，他反倒要追究訴狀是誰寫的了。」說着話向外面招呼了聲：「劉升。」那個長隨進來，祝澤民關照他：「去到外面紙店中買兩張稟帖，帶在身上，不要叫店中人看見。」那個長隨答應了聲，轉身出去，此時，這位祝澤民又向柳青青虎兒問起閑話來。

甘龍看這位祝大人，對這兩個小人十分關切，此人他雖說是一個常隨員的，但是看他這種情形，和在地面上所用的力量，知道此人的身份也很大，甘龍一旁說道：「我這兩個徒弟也是幼遭不幸，我那徒弟柳惠，早年在漁村中爲了抱不平，打傷人命，逃亡在外，他的妻室，也正爲鬧事時驚吓而死，柳惠帶着兩個沒娘的孩子，流落江湖，這兩個孩子很受些顛沛流離之苦，遇到了小民，才算有了安身之處，這兩個孩子，倒是有些聰明，不過在漁村中，將來也不會有多大發跡，大人你若是愛他們，將來叫他兩個隨在大人身旁，供大人的指使，他們能夠常常的親近到祝大人這種有學問有道義的人，豈不是他們之福。」祝澤民抬起頭來，看了看甘龍微微一笑道：「你有這種心意，有這種打算麼，好，將來再說，現在你知道容易落極大的嫌疑，老師傅是不是。」甘龍點點頭，此時那長隨劉升，已經把稟帖買來，祝澤民道：「你就在這裏寫吧，我這裏十分嚴祕，不呼喚店家，不准他們進來。」甘龍趕忙的答應着，就在桌案上，舖好了稟帖寫起來，這個祝澤民在甘龍寫了一行，看了看點點頭道：「你不要拘束，放心大膽，你居然還能寫這麼一筆字，很難得。」說話間，祝澤民躲開甘龍，却

把柳青青柳虎兒叫到裏間去談話，這張狀子很簡單，只用了半個時辰，甘龍已經寫好，自己想了想漁村所知道的人，以及柳惠所說過的，那就不管他現在是不是村主了，因為此時若是固執的非得把漁村中現有的主事人寫全了，自己那知道那麼多，反正頭裏二十多人，全是真名實姓，後面具名的，只好任意寫出，把他寫好之後，這位祝澤民已經從裏屋出來，柳青青和柳虎兒，也全不像先前那麼愁眉苦臉的害怕了，臉上全帶着笑容，甘龍趕忙的把這張狀子遞與了祝澤民看了一下，不錯不落，跟着叫這爺三個把這狀子挨個的名字下，分開着按了些大小不同的手印。

在這種時代，這種手印是無可攷查，任何人也沒有辨認的能力，把一切手續辦完之後，長隨劉升叫他們爺三個把手洗淨，祝澤民道：「你們回到房間，到中午一過，到江邊去等我，現在按查使就到了這寶山縣，我們坐快船趕了去，見到他之後，自有結果。」甘龍答應着，這才帶着柳青青柳虎兒退出跨院。

爺三個回到屋中，真是萬分欣幸，想不到因禍得福，在這裏出了事，反倒無意中遇到了這種事，漁村的事，雖則前途尚不可知，但是此行總算是把漁村託付之重辦到了，爺三個在店中用過午飯，也不敢再到跨院中去探問，算清店賬立刻起身。

到了江岸邊，這裏正是一個火熾的時候，商船客船擺出多遠去，大渡船來往的接送着客人，這爺三個在渡口邊來回的走着，因為祝澤民並沒說定是在江邊什麼地方，只好來回等候着，等了有半個多時辰，忽然身後有人招呼道：「虎兒隨我來。」甘龍等回頭看時，正是那長隨劉升，他竟低着頭順着江岸邊向西走去，甘龍看他的神情，是不願意多說話，因為這種

粵方太雜亂，耳目衆多，遂也不再發聲招呼，跟隨他身後，向西走出一兩箭地，已經離開渡口附近，船隻也少了，到了一片斜坡前，那裏停着一隻船，長隨劉升已經跳上船去，回頭來點點頭，這爺三個也跟隨跳上船來，他們剛上船，船家已在拔錨撒跳，立即開船。

這爺三個被劉升引進艙中，祝澤民坐在船艙內迎面的木炕上，正在吸着水烟，向甘龍點點頭，叫這爺三個不必拘束，只管一旁落坐，甘龍遂坐在一旁，青青虎兒却在船艙中張望着兩岸的風景，這祝澤民道：「這隻船走的很快，至多只用平日的工夫，幸爾事情還算順手，我是昨晚才得到信息，谷大人已到了寶山縣，不會再誤事了。」這個祝澤民隨便的向甘龍談着話，問着他早年遊俠江湖的一切事，甘龍因為這個祝澤民是極有學識的人，並且經驗也很豐富，自己倒毫不隱瞞，把一生所經所歷，如數家珍，一件一件事的全說與了這個祝澤民。這也就是甘龍自己居心正大，所行所爲於法雖有不合之處，但是全本着天理人情，當着這種人尤其是便說假話，這一來這個祝澤民對於甘龍，十分嘉許，不住的讚嘆，一路上風順水疾，船走得真像飛馬一般，毫無阻隔，在水程出來約有二十多里，江面上突然發現一大隊水師營的船隻，船走得也是很快，可是這種情形，甘龍雖則懷疑，也不肯隨便的就猜測，船走到未時左右，已經入了寶山境，甘龍計算着途程，這要是再往海門縣翻回去，最快也得一天一夜的工夫，自己對於這件事，仍然是提心吊胆，到現在這個賊官安世祿，雖則自己把他途中摔傷，可是看情形，他依然是帶傷起程，並且絲毫不減他已往的威風，安平驛仍然施展他的勢力，倘若他調動了大兵，仍然是先趕回海門縣，對漁村動手，自己這個狀告成了，可是漁村中一場浩劫，已然造成，還有什麼用。

這時太陽已經偏西，甘龍有些焦躁不安，祝澤民那會看不出來，招呼着那名長隨劉升，叫他問船家，離着寶山縣還有多遠，劉升道：「不用去問，這就到了，不到一二里地，船就能攏岸了。」果然工夫不大，前面人聲喧嘩，這一帶又是一個水陸的大碼頭，離着縣城很近，船攏了岸，甘龍爺三個隨着祝澤民主僕，登岸之後，長隨劉升引領着，在江口碼頭一帶，已經望到縣城，相隔着也就是半里地，這裏作買賣的，和商船客船，非常多，地面上的情形，看着十分繁盛，順着這條街道走進縣城，入南關也是一條大街，進了這條街道不遠，在路西面一座大客棧，字號是高陞，這時因為天還沒黑，店門前倒是十分清靜，祝澤民向那個劉升低聲說了兩句，劉升點點頭，他頭一個走進店門內。

店門過道中，正有伙計站着說閑話，劉升向店家問道：「有位李老爺住在那個房間。」伙計道：「可是一共有六七位客人，還帶着四個從人，這撥客人麼。」劉升點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店伙此時滿臉堆笑，垂手侍立的向旁閃了閃道：「在南跨院中，包了那個跨院，裏請吧。」伙計引領着從迎面這所大院落中西南角轉過去，是一所乾淨的小院，這裏是兩面三間上房，南邊兩間廂房，北邊是一大間，院裏十分乾淨，很清靜的，也聽不見什麼人聲，那個店伙緊跑着把北邊那個單間的門拉開，向裏面招呼了聲，裏面出來一人，看見劉升祝澤民，立刻迎接過來，却向店伙一揮手道：「你去吧，這裏沒有你的事。」店伙趕緊退出去，甘龍見這人也是一個長隨打扮，此人趕緊向祝澤民請安，祝澤民向劉升道：「把他們爺三個領到北屋去等候。」這祝澤民跟着已經走進南廂房，甘龍帶着青青虎兒，進了北房，屋中還有兩人，見劉升進來，全是含笑的打招呼，劉升叫甘龍青青虎兒，隨便的落坐，屋中的人全在低



聲的向劉升問，劉升也是附耳低聲向他們說了一陣，這兩人不住的看着甘龍爺三個，甘龍是低頭坐在那，青青虎兒也是老老實實的守在師爺身旁，不敢隨便的說話動作了。

屋中的人對於這爺三個倒是十分客氣，照顧着茶水，這一耽擱，天色可就不早了，屋中已把燈點起，那劉升連着出去了好幾次，甘龍此時心中雖然急，但是也不敢催問，並且事情到現在也不敢斷定怎麼樣，工夫不大，忽然聽得廂房那邊有人招呼劉升，劉升出去稍隔了一會，進得屋來向甘龍道：「爺三個跟我來，祝大人叫我囑咐你，只管放大了膽，好好的去講，不要拘束。」甘龍連答着：「是。」爺三個跟隨劉升，一直的夠奔廂房，劉升把門拉開，向甘龍示意，只管往裏走，甘龍回頭扯了青青一下，輕着脚步走進屋中，這兩間廂房是一通連明敞着，屋中已經點着兩支臘台，在迎面八仙桌兩邊，坐着兩人，一個年紀已經有五旬以上，一個年歲很輕，祝澤民却在倒背着手，正在屋中走着，甘龍也不知道全是什麼人，這種地方只有趕緊行禮，祝澤民忙的攔着道：「甘龍，不要多禮，這全是我們辦事的人，你的事，我向他們二位已經全說了，你的樣子，已經給你遞上去，谷大人已經閱過，不過要親自看看你，問你幾句話，據實回答，不要拘束。」甘龍連聲答應着，坐在迎面的人，那個年歲大的，向祝澤民道：「這兩個孩子果然品貌端正，這個老頭也是一團正氣，我看老大人看到他們，一定是要把這件事澈底解決，事情已經是很顯然全有實據，按我們所調查的情形，這件事危險很大，中午時得到報告，海防上的水師營突然移動，二次派出去調查的人，還沒有回來報告，若是真和這件事是一樁事，事情可輕視不得了，真個的叫黎民們遭到這種塗炭，連我們也要有處分的，你就快快的領他們去，見過老大人，以便決定如何下手。」祝澤民點點頭

，老武師甘龍低着頭站在一旁，知道屋中人全是按查使的幕僚，聽他們所說的情形，對這件事有同情之心，大約自身不會再有危險了，祝澤民向甘龍道：「隨我來到上房去。」甘龍答應着，祝澤民帶着他們出了廂房，到上房門口，決不叫差人們跟隨，低聲向甘龍說了聲：「等一等，聽我招呼。」祝澤民輕輕咳嗽一聲，走進屋內。

工夫不大，聽得祝澤民在裏面招呼：「進來。」老武師甘龍雖則是個久歷風塵，奔走江湖，經過大風大浪的人，但是此時是心頭騰騰跳個不住，向青青虎兒低聲說：「口頭謹慎。」說話間伸手把風門拉開，輕着脚步，走進屋中，屋裏燈光很亮，這三間正房是兩明一暗，迎面的桌上點着一支「位列三台」的臘台，靠裏面一張八仙桌上，也放着臘台，屋裏很亮，甘龍向裏邊望了一眼，見祝澤民坐在靠窗前的茶几旁，迎面靠山牆八仙桌旁椅子上，坐着一人，年紀也在五旬以上，瘦削的面龐，精神矍鑠，唇上留着短短的黑鬚，穿着件藍綢子長衫，下面是青綉子官靴，手裏托着一支水烟袋，這人不怒自威，臉上一片嚴肅之氣，甘龍知道這就是按查使谷大人了，甘龍趕忙的向前走了兩步，恭恭敬敬的叩拜下去，口中自報着姓名，青青虎兒隨在師爺身旁，也規規矩矩的行禮。

這位老大人說了聲：「不要多禮，起來講話。」在那種時代，官府的禮節最嚴，像一個平民百姓，見到這種身份的人，只有跪着講話，甘龍還不敢站起來，可是祝澤民却說道：「甘龍，你只管起來講話，老大人是不怪罪你的。」甘龍趕緊站起來低頭眼看着地，此時這位谷大人，把水烟袋放在桌上向甘龍道：「你叫甘龍，你就住在海門縣境內錦鷄塘漁村麼。」甘龍答道：「是」。這位谷大人跟着却不再向甘龍問話，向柳青青點點頭道：「你過來。」

青青答了聲：「是」。走到桌案前，這位谷大人却把青青端詳了一陣，青青此時心跳得自己全可以聽到，臉也紅漲着，這位按查使却在和顏悅色的向青青道：「小姑娘，你也會打魚麼。」青青道：「船面上的事稍明白些，不過是不大熟練。」這位按查使却向青青問起漁村中所有漁戶們的生活，以及當地經紀魚棧剝削的情形。「青青究竟是年歲稍大一點，他雖則才回到漁村，可是這些事全聽到，並且從當初隨着父親逃亡避禍，也完全是被一班惡人壓迫，擠出一場禍事來，離家出去，流落異鄉，他那時就全懂事了，所以漁村上一切情形，比較虎兒知道得清楚，並且柳惠，落到家破人亡，困頓江湖，對漁村上的事是痛恨不忘，時時的說起，此時柳青青知道這位老大人也要得漁村漁戶們被壓迫的實況，這青青說得很詳細，漁民們終日海面上操作，養着一家老小，却要受着多少層的剝削，全是過着那種窮苦生活，不過能活下去，可是到了這次，海門縣變更漁稅，經紀魚棧用那種欺心騙人的官秤，漁戶們就是累死也養活不了一家老小了，事情逼迫得漁戶們無法活下去，海門縣動用官家的勢力，保護經紀魚棧和他們勾結一起，擠出這場大禍來。柳青青一個女兒，他更是親眼看到漁戶們甘心同歸覆滅，那種決心，所以說到這，那眼淚像斷線珍珠一樣，順着臉上往下流，說到最後就是現在漁村生死不保，我們就是再回去，也不定見得到父親，見不到了。說到這，他竟是跪在地上磕頭道：「大人你要多恩典，這班眼看着全死在海門縣手中的漁戶們，只有大人你能救他們的命。」青青此時真個的泣不成聲。

## 九 兵困漁村

這位按查使說聲：「小姑娘，不要哭，起來罷。」說着，青青已經站起，退向甘龍身邊。這位按查使谷大人隨手在案上拿起幾張文件，看了看，立刻站起來，向甘龍道：「甘龍，這個小姑娘所說的可完全是實情麼。」甘龍忙答道：「句句實言。」這位按查使道：「這件事真叫人痛恨了，海門縣上負國恩，下負黎民，他這個官作的可真厲害了。」剛說到這風門外有人輕輕咳嗽一聲，風門一開走進一人，正是廂房那位年歲大的人，他進得屋來，按查使谷大人，抬頭說道：「子方，你有事麼。」這人向前緊走了幾步，袖中取出一個紙帖，恭恭敬敬向谷大人遞過去，這谷大人接過來就着燈下看了一下，「叭」的一下把這張紙帖，擲在桌上，臉色立刻沉下來，向祝澤民道：「澤民，你看，簡直他們是反了，我不能把這場浩劫挽回，何以對闕公。」（兩江總督）祝澤民把這張紙帖拿起來趕緊看了看，却向甘龍說道：「甘龍，帶着兩個孩子下去，餓了渴了，向這裏聽差的隨便說，事情的情形很不好，下去聽信吧。」甘龍諾諾連聲的答應着「是」。趕忙又請安謝大人的恩典，那位按查使谷大人情形很急怒，甘龍行禮也沒理睬，甘龍趕緊退了下來，出得屋中，只有角門那裏有一名差人站着，並且還是站在角門外，外面是一個別人沒有，甘龍知道這種事十分重大，關防嚴密，恐怕走露風聲，自己趕緊的一直的奔北面那個大間，進得屋來，聽差的全在屋中坐着，甘龍向他們打個招呼，坐在一旁，可是這班差人們却沒有一個向甘龍問他的事，跟着聽得上房一連呼喚這班當差的，他們是一陣忙亂，不斷的出入着，跟着店家用大木盤送進飯來，此時屋中只剩了一個聽差的了，甘龍却也領教了他姓名，這個差人叫李福，他却招呼着這爺三個道：「甘老頭，你們爺三個不要客氣，不要拘束，咱們誰也別照顧誰，趕快的吃飯，大約少時許要

上路呢。」甘龍看到方才那種情形，知道按查使谷大人是另得報告，事情緊急，這一來自己倒免去了許多危險，因為按查使無須再向自己偵問了，遂招呼着虎兒青青跟着李福一同用起晚飯來。

他們吃着飯的功夫，劉升和另兩個差人，不住的跑出跑進，這幾個人連坐着的工夫全沒有，他們好歹的弄了一碗飯，胡亂的吃下去，跟着上房那裏，又在連聲的招呼着，這種情形就連老武師甘龍，也有些發慌了，全是聊以果腹，立刻把碗放下，那劉升從外面進來，向甘龍道：「你隨我來。」更向青青虎兒道：「你們也跟着。」虎兒尙沒吃完，把飯碗放下，抹了抹嘴，跟着劉升，一直的夠奔廂房，這時屋中只剩了祝澤民一人。

祝澤民此時沉着面色向甘龍道：「甘老師，咱們這就起身了，這裏的事辦得雖然很順手，你們免去了許多麻煩，老大人的話問多了，你們一個答對不好，極容易誤事，可是現在海門縣沿海漁村，漁民的性命，可不準怎麼樣，這裏因為派出去隨員，調查附近海防上的事，竟是得到一種意外的報告，崇明提督榮國棟，他突然調動了海防上的駐軍，並且是水陸軍齊發，水師營出動了兩營，鎮守寶山崇明一帶綠營的人馬也開出南營去，因為附近沒有變亂發生，駐軍調動，更不是換防的時期，並且這一帶的隊伍全不許移動的，並且開拔的很疾，已經得到確實的報告，水師營和寶山的綠營，完全是奉到鎮守崇明提督榮國棟緊急命令，兵發海門縣，這不是非要逼出一場大禍來不成麼。這一來，谷大人十分震怒，這海門縣縣官安世祿貪贓枉法，妄用職權，誣良爲盜，意圖殺害全縣漁民，崇明提督榮國棟是他的內親，此人竟會這麼糊塗，他竟聽信安世祿片面之言，也不向省城裏請示，擅自調動大兵，勦辦海門縣

漁村，他們的手段也太厲害了，這完全把海門縣漁民，當作盜匪處治，這種事正如你們所說的，倘若事先無法制止，這場大禍造成，就是把這種貪官污吏，違法害民的統兵官依法懲治了，又有什麼用。按着公事手續，谷大人應該是去找那崇明提督榮國棟，叫他下令阻止進兵，但是這件事來不及了，並且他們居心險惡，他們違法的地方太多，只有把這場變亂造成，他們倒有了掩飾罪惡的地步，這叫死人口內沒招對，可是現在只有以緊急應變之法，我們也要趕到海門現地去辦理，除此之外，別的法子全不成了，所以方才已經去了一份緊急公事，以按查使指令海門縣安世祿，對於沿海漁村所發生的變故，不得擅自處理，不過這種公事雖則走出去，這個賊官手眼通天，他就許不聽這公事的指示，漁村的事，一會兒時候，就能夠解決，他只把按查使的公事壓上一會兒時候，他設法把公事壓住，或是避匿不見，他依然放手去作，那麼這張公事，恐怕也難生效力，現在谷大人要立時起身，不過老大人他是一個文官，不擅騎牲口，他只有坐船趕奔海門，現在着寶山縣縣官，調動官船多預備水手，這件事倒還作得到，因為寶山縣的縣官倒還是個好官，他很能幫我們谷大人的忙，可是水程中風浪險惡，總沒有從陸地走快，我已經向老大人請示過，我也想為黎民百姓盡一點作官的人心，我想起旱走，向寶山縣借快馬，我告訴你，你不要看我是個文人，我年歲不大，作這份幕府已不下二十年，現在也不要提是什麼人，我曾經參贊過邊疆上幾次大變亂，隨着大軍，在邊疆不下十年左右，不過我祝澤民也是毀在這種性情上，趨炎附勢，迎合主人公的心意，這種事就叫作不到，我是憑我這點才幹混差事，我不想作大官，我犯不上巴結他們，看他們的顏色，所以我是一言不和拂袖而去，任憑他多有權勢的人，我決不留戀着我的前途，所以我牲

口騎得很好。甘龍，像你一個練武的，馬上功夫也錯不了，我向大人面前請一份嚴厲的公事，我帶着這份公事，咱們緊趕他一下，好夕的也把事情壓下去，青青虎兒叫他們隨着老大人的船走，老大人也很喜愛這兩個孩子，這麼辦，還許挽回這場浩劫，也未可知。」

老武師甘龍聽到祝澤民這番話，熱血沸騰，痛不欲生，想不到安世祿竟會這麼厲害，一個小小縣官，竟能這麼興風作浪，這麼想起來，還不如在青竹灣把這東西弄死，自己給他抵了命，反能消滅這場大禍，可是祝澤民對於這場事，真是盡了極大的力量，按查使面前完全是他的力量，才能夠這麼順利的入手辦理，此人雖是一個文人，他這種俠腸熱骨，愛惜黎民，這種人叫他作了官，才是黎民百姓的福份呢，老武師甘龍對他感激萬分，忙答道：「祝大人這樣辦很對，祝大人你爲了海門縣全縣漁民，這麼不辭勞苦，大人你這真是無量的陰功，倘能使海門縣漁民免遭浩劫，他們生生世世不忘大德了。」祝澤民嘆息道：「甘老師，不要說這種話，我雖不是現任官，也吃的是國家俸祿，黎民百姓遇到這種大難關頭，我們有一分力盡一分力，自己也總得對得起良心。」

跟着更向青青虎兒道：「你姐弟二人少時要同着谷老大人坐船去，你們不要怕，這位老大人對於你們兩個小孩子，總有失誤之處，決不會再責備你們，你們又有一身好功夫，正好保護着大人，把這場事順利的辦下來，將來你們是很有希望的，要知道一個漁家兒女，也很難得這種機會呢。」虎兒道：「祝大人放心，我們兩人還會下水呢，我們能保護老大人。」甘龍道：「虎兒可不許胡言亂語，用你下水作什麼。」祝澤民道：「甘老師，不要管他，你的一切事，多半還仗着這兩個孩子，正真爲得他們說出話來天真，沒有虛偽，處處的打動了

別人的心，對你所辦的事不再苛責，下去吧，聽候招呼，這就要動身了。」甘龍跟着退下來，到了那間北房中，甘龍囑咐青青虎兒道：「我本當把你們兩人的兵刃取下來，可是我們既練了一身功夫，總還是預備着以防萬一，你們在谷老大人面前，不准露出身上帶着凶器。」青青點點頭道：「師爺放心，我們知道謹慎。」

工夫不大，跟着外面進來很多人，這就是寶山縣縣衙門所派來的人，那劉升却進來向甘龍招呼道：「你們全收拾好了，老大人先行起身，叫帶着這兩個孩子走，祝大人隨後也就動身了。」跟着院中一陣忙亂，那劉升把青青虎兒領出去，這位谷老大人到江口去上船，劉升跟着進來向甘龍道：「祝大人這也就走了，你隨我來。」甘龍向劉升道：「老哥，這口刀帶得麼。」劉升道：「我們大人的事，從來不許我們多口多問，不過現在的事，我們全知道了，你跟隨祝大人連夜趕下去，帶着你手使的傢伙，也正好保護我們主人，放心，把他背好了。」甘龍答應着，略事收拾，祝澤民已從屋中出來，仍然是一身便服，向劉升說：「牲口預備好了，怎麼樣，牲口可有脚程。」劉升道：「這兩匹馬很好，大約總有四五百里的脚程，現在店門口。」祝澤民和甘龍遂走出跨院，到店門外，只見兩個馬夫牽着兩匹牲口，正在那等候。

這兩匹馬一匹是菊花青，一匹是花斑馬，這兩匹牲口十分神駿，老武師甘龍十分驚異，這江南地面，平時騎牲口的就少，因為山多水多，有的地方牲口就不容易通過，所以養馬的也特別少，至於好牲口，尤其是少見，這寶山縣竟會有這麼好的馬匹，大約這不是他縣衙門所有，不定什麼地方借來。祝澤民走向前來，伸手把馬鞍子推了推，轉在牲口前看了看，頭



裏這個馬夫把韁繩遞給祝澤民，請了個安道：「大人只管騎這兩匹牲口，這是我們縣老爺向本城三星鏢店借來的，專走北省，牲口是又快又馴順。」祝澤民點點頭道：「很好，回來時再向你們大人答謝了。」老武師聽馬夫這麼說，果然自己猜測不差，祝澤民踏蹬搬鞍，翻身上馬，老武師甘龍一看祝澤民上馬的架勢，就知道他騎術很精，騎牲口最怕身軀死，尤其是上馬時，左腳踏蹬，若是不慣騎馬的，整個的身子全交在這一隻蹬眼上，牲口稍微性大的，他就不受這個，這種半邊沉，牲口有時在這種情形下，猛然一轉，上不去牲口，就許摔下來，祝澤民腳一點蹬眼，手底下一按馬鞍子，已然輕飄飄穩坐馬鞍上，向跟出來的劉升說道：「少和別人胡言亂語，回房間不要隨便的出去，提防着有公事到。」劉升答應着，祝澤民一抖韁繩，牲口向前走去，老武師甘龍也隨着上馬，在街道裏邊，緩緩的走着，到了城邊，城門尚沒閉，出城之後，老武師甘龍腿底下一磕牲口，向前竄過去，口中說着道：「大人，小民在頭裏給你開路。」跟着一抖韁繩，牲口的四蹄放開，順着江岸邊飛馳下來。

這兩匹牲口這一走起來，顯得果然是好馬，四蹄翻騰，可是身軀平穩，這一個夜間，江岸一帶又清靜，這兩匹牲口一走起來，真是風馳電掣一般，老武師甘龍在道路稍微難走的地方，有高坡有低窪之處，回頭注意了一下，祝澤民的騎術，果然很好，甘龍放了心，他們一路緊走，這是順着官站驛路，到了半夜間已經出來七八十里，因為在縣裏借牲口時，早已告訴過要連夜趕下一站去，這夜間行路又不想落店，有時人禁的住，牲口可不成，每一匹牲口馬鞍旁全掛着一袋拌好了的草料，這種草料比較平時的不一樣，至多只能牲口吃小半袋，在水邊溜了溜，又飲了牲口一下，歇息了半個時辰，二次起身，這一氣兒，就是直到天明，已

經到了江口這裏，時候趕的還正好，天不亮是沒有渡船，這時剛好天亮，第一隻船出來擺渡，甘龍便牽着牲口，從大渡船上渡了江，在江岸邊找了個賣飲食的地方，打尖歇息一下。

甘龍向祝澤民道：「大人還支持得住麼。」祝澤民微微一笑道：「老師傅，你不要把我看得太尊貴了，我曾經到過藏邊，雖則那時是隨軍出發，比這麼走強的多，可是趕上雨雪的天氣，也足夠受的，那種苦比現在可就加上百倍了，一兩天的工夫，大約還得支持得住，現在有這種要命的事懸繫在心頭，並且所走的道路，多半是平坦之處，牲口又好，有的時候，一樣能在牲口上緩息一下，這種情形最好是別落店，只要一落店，心情一鬆懈，再想走全不成了，奔波風塵，常在外面走的人，總該知道這種情形了。」甘龍點點頭，在這鎮甸上打過尖之後，又略微的歇息了一刻，精神全緩足了，從這唐鎮起身，這一氣走下來，一直的就是半天沒停留，甘龍計算起道路來，牲口這麼快，大約這一天足可以趕到海門縣，諒還不致誤事，可不知道按查使谷大人能趕到不能趕到了，大江行船，完全得看風勢，好在自己和祝澤民，只要到了海門縣，事情只要沒發作起來，像祝澤民這種人，他諒能應付，海門縣官安世祿諒他也不敢就抗按查使的命令，中午過後，在一個小鎮甸上歇息一下，把牲口叫人溜了溜，上料上水，估料着牲口不致於糟塌了，才起身趕路。

這一夜半天多的工夫，那祝澤民雖則口中直說着他個人吃慣這種苦，算不得什麼，可是老武師甘龍看得出來，他面上蒼白了許多，自己倒不敢過甚的催牲口飛馳了，因為現在只有仗着他能救全縣漁民的命，路途上倘生差錯，自己就是能趕到了，能救幾個人，可是祝澤民，雖也是強自支持着，但是這麼長的路，騎牲口不是件容易事，牲口雖然是好，可也得在乎

騎牲口的人腿上襠裏的力量，趕到晚半天，這祝澤民是說不出口的痛楚，兩條腿已經沒有力量再往牲口兩肋上合了，並且騎牲口和練功夫是一樣，就怕放下，只要攔的日子一多，立刻生疎，祝澤民在江南游幕，騎牲口的機會太少了，所以再想像夜間和早半天那麼奔馳，祝澤民也實在有些不成了，老武師甘龍看得出來，也不便問，道路清靜沒有行人的地方，不時的和他並馬而行，照顧着他，並且故意的說些英雄事蹟，豪放行爲，振作祝澤民的精神，此時天色可不早了，在野地裏看着遠遠的暮靄蒼茫，炊烟四起，可是辨別着眼前所經過的地方，老武師甘龍忙向祝澤民招呼道：「祝大人，這大約離着海門縣城，也就是十里左右，靠東北那個鎮甸，是商和驛的小驛鎮，看到這個驛鎮，就算到了海門，大人我們是直奔漁村一帶，不要進縣城了。」祝澤民道：「那是自然，這件事早已決定，我們是現地解決，不能容安世祿再使用什麼手段蒙蔽。」甘龍道：「那麼我們前面就得奔岔道，別往正北走了。」說話間，順着一條農田小道斜穿下來，又走出三四里地，穿過兩處村落，地方漸漸荒涼，天色也是越走越黑，又出來有三四里地，甘龍在馬上長吁一口氣道：「祝大人，你看那邊遠遠霧氣沉沉，燈火若隱若現，那就是海門縣縣城，現在他如臨大敵，不要說晚間，連白天城門全關閉，不准商民再出入了。」

祝澤民在牲口上順着甘龍的手指處望去，霧氣沉沉中，果然看到遠遠縣城的影子，上面有燈火之光，不住的移動着，祝澤民哼了一聲道：「照着安世祿這種沒有心肝的貪官，這海門縣叫他呆長了，早晚黎民百姓除了逃亡四方，休想活下去，這種東西只不明白，他個人也有家室宗族，他故里的地方若有這麼個好父母官，也這麼對付他們，他們活得下去麼，這種

人竟會叫他執掌權衡，作親民的父母官，這麼鬧下去，不知要有多少人被他所累。」

此時因爲已經離着海邊漁村只有十餘里，祝澤民精神一振，向老武師甘龍道：「甘老師，趁着這時沒到海邊，下牲口我得溜幾步，叫你見笑，我這兩條腿實有些不成，趁着這時步下走動走動，免得到了海邊，叫那些狐假虎威的東西們看着發笑。」甘龍忙的翻身下馬，口中在說着：「這就很難爲大人你了，你是一片仁慈惻隱之心，吃這麼大的苦，真叫小民萬分感動。」說着話，老武師甘龍作爲不經意的湊到馬旁，把祝澤民扶了一下，自己更把他那匹牲口也牽到手中，緩緩的順着村莊邊這條小道穿過來，轉上海門縣西關外的一條土道，這是直奔漁村的一條路，往前走出也就是半里多地，此時天色是完全黑了，路上十分寂靜，甘龍拉着兩匹牲口，祝澤民也隨在他身邊，緩緩的向前走着，此時祝澤民的兩腿疼痛已減，活動開了，耳中忽然聽得身後一陣馬蹄零亂之聲，竟有兩匹牲口，如飛向前奔馳着，馬上人似乎看到道邊上有人牽着牲口走，內中一人竟在喝叱：「什麼人。」可是甘龍祝澤民決不說話，那兩匹牲口因爲跑得很疾，這裏雖沒答應，他們可也沒把牲口勒住，依然向前飛馳下去。

祝澤民向老武師甘龍道：「這一帶直奔漁村，恐怕沒有別的人來往，恐怕一定是縣城中人，我們別耽擱，上馬。」老武師甘龍，應了聲：「好。」把韁繩遞過來，各自上了馬，這一氣走出四五里路來，轉過前面一帶竹林，老武師甘龍在牲口上「哦」了聲，向祝澤民道：「大人你看，那邊天空中一帶紅光，這得有多少燈火才能照出這樣來，哎呀，了不得，大人咱們趕緊一程。」

## 十 除暴安良

祝澤民也看出這種情形不好，海濱一帶盡是漁村，那裏來的這麼許多燈火之光，遂也抖擻繩，催牲口往前疾馳，這兩匹牲口如飛向前奔來，往前走出一段來，老武師甘龍兩眼全睜圓了，望着前面。時一陣陣東南風吹過來，耳中竟聽得一陣陣似有吶喊之聲，甘龍此時恨不得肋生雙翅飛到海邊，甘龍回頭招呼着道：「大人，恐怕我們要來遲了，這種聲音可不對，好萬惡的賊官，難道動手了麼。」此時祝澤民也是急得怒火萬丈，牲口又轉過兩個道灣子，相隔着海邊還有一里多地，竟看見沿海一帶，一片紅光，更有一陣陣的喊聲，時起時落，急得老武師甘龍，叭叭的一連就是幾鞭子，祝澤民此時把身上的痛楚全忘了，也是緊是策馬，風馳電掣的往前衝過來。

可是前面的情形，越發的情勢不好了，這海邊一帶高低不平，遠遠的望去，黑壓壓看不真切，並且越離得近了，反看出順着海邊一帶，一陣陣風送過來瀾漫的烟霧，甘龍牲口在頭裏，驀然間聽得前面有人暴聲高喊：「什麼人少往前闖。」甘龍那肯聽這些個呼喝阻止，牲口是依然不停，可是突然間嘯嘯的兩支箭射過來，甘龍伏身躲避，一攏韁繩，牲口竟是中了一箭，這支箭大約是中在後腿上，這匹牲口負疼，往起一揚蹄子一掙扎，甘龍因為情勢過分不利，脚步下趕緊一甩鐙，用力的往馬鞍子上一按，嗖的從馬背上竄下來，可是祝澤民的牲口也跟着到，因為牲口全走得太疾，猝然收韁那裏來得及，甘龍落在地上的一剎那間，對面的箭嘯嘯的又射過來，這兩條箭還是放得極準，這祝澤民此時是真險了，還仗着他曾經過

戰陣，見過陣勢，甘龍也正在口中喊着：「大人伏身低頭。」可是人沒躲着，牲口是無法躲避，一支箭又射中了祝澤民這匹菊花青的後膀上，牲口猛一掙扎，老武師甘龍，脚下用足了力，往前飛縱過來，這祝澤民正從馬背上斜翻下來，仗着老武師甘龍救應得疾，手底下準，他竟把祝澤民的雙臂抓住，牲口竄出去，祝澤民落在地上，這一下也驚吓得喪胆亡魂，甘龍此時伸手把刀拉出來，向祝澤民招呼了聲：「大人請向道旁退。」

這時老武師甘龍往前一縱身，把這口刀盤旋舞了一個刀花，高聲招呼道：「對面箭手，你們是什麼人統帶，不問青紅皂白就放冷箭，我們是帶着公事的人，叫你們帶兵官答話。」此時從相隔三四丈遠，道旁的一排樹木後，有人在發聲喝叱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，跑這裏胡闖來，給我趕快滾回去，那個衙門的這裏也管不着，你敢再往前闖，不要命了。」跟着話聲中，崩的一聲弓弦響處，又是一支箭射過來，甘龍一矮身，把這條箭躲過去，罵了聲：「好個蠻不講理的東西們，沒工夫和你費話了。」甘龍此時也破出這條命不要了，身軀往下一矮，忽左忽右往前緊是縱身，竟向一排樹前撲過來，這樹木後有人喊聲：「好大膽匪徒。」樹後連竄出兩名官兵，各提一口刀，背弓跨箭，甘龍此時身形也正撲到，這兩名官兵竟是掄刀向甘龍齊剝下來，甘龍罵聲：「你們是找死。」掌中摺鐵刀猛往起一揚，嘴的一聲，竟把一名官兵的刀磕飛，那一個一刀砍空，跟着二次掄刀向甘龍腰上橫砍過來，甘龍往起一提刀鑽，用刀背向他刀鋒上猛往上一擦，嘴的一聲，這口刀又震出去，趁勢一斜身，一脚照着這名官兵膀上踹出去，「哎呀」一聲，撲通的摔進樹林內，那一名兵却抹頭就跑，他却往前跑着竟把銅哨子狂吹起來，甘龍往前一個縱步欺身，追到他的背後，照着他背上，猛然一抓，用

力往回一帶，撲的給摔回來，這名官兵倒在地上，他爬起來要跑時，甘龍趕向前來，又是一腳，踹在他膀上，身軀一路翻滾，甘龍這口摺鐵刀已經放在他肩頭上，喝叱着道：「你敢動，我先宰了你，趕緊給我說，你是什麼人統帶的兵丁，如此凶橫無禮。」這名官兵被甘龍威脅着，他知道再掙扎就要廢了命，可是依然還夠倔強的，他竟是半抬着身軀哼了一聲道：「好厲害的傢伙，真敢動手，我是第三鎮，第二營副哨官部下，小子你隨便怎麼樣吧。」甘龍道：「沒有那麼些囉嗦，帶兵官在那兒，快說。」這名官兵道：「你不用找就會來。」甘龍咬咬牙，有心給他一刀，但是祝澤民守在近前，遂用力的又向這名官兵的腿上踹了一腳，趕緊招呼道：「祝大人隨我來，找他們帶兵官。」祝澤民此時也情知事態危險，但是到這種地步，就叫無可如何，只有硬着頭皮往前闖了，遂向老武師甘龍道：「甘老師，我看你還是少動手，把刀收起來，這種情形不好，招呼他們官兵引路，我們找那帶兵官和海門縣去交涉，放哨的官兵，你殺了他也沒用。」甘龍也想到果然此時不能逞凶動手，無奈方才是被逼，不動手就得叫他們箭射死，刀砍死，遂說聲：「好，我聽大人的話。」甘龍把摺鐵刀插入背後刀鞘內。

此時迎面竟有一片吶喊之聲，銅哨子也是一陣緊似一陣的吹着，有七八個人，向這邊飛跑過來，甘龍和祝澤民停身站住，向迎面飛跑過來的人高聲招呼：「弟兄們不要誤會，我們是省城下來的，找帶兵官縣太爺講話。」說着話間，對面的人竟散開，分向左右，從左邊突然現出一道孔明燈的燈光，直向甘龍祝澤民身上照過來，這道燈光照過之後，燈光往回下一收，道邊有人在高聲喊：「你是省城下來的，好吧，找縣太爺，帶兵官，可以，你等着，這就

去叫他們，別往前闖，聽明白沒有。」甘龍此時想要報出字號來，告訴他們是按查使谷大人的緊急公事，可是對面的人話是一連串，就沒用甘龍開口，對面的人還在高聲喊着：「你可等着別動。」他這個話說的重複了三次，甘龍也在答着：「是，知道了。」就在這時猛然身旁一陣勁風撲過來，有人在喊聲：「小子你躺下吧。」甘龍突覺左肋像針扎了一下，就知道傢伙遞到了，甘龍仗着氣充力足，趕緊一搯身，往右一掙肩，這才看出是一個壯漢，一支手叉子向自己肋上猛戳過來，甘龍也在怒極之下，趁勢雙臂用足了力，一個「金龍抖甲」式，雙掌齊出，「碰」的一聲，打在這人左半邊身，整個的身軀被打出去，撲通的一聲，摔在地上，跟着哎呀出來，甘龍知道自己左肋受傷，可是這人方打出去，道旁又猛竄出一個，一口明晃晃的鋼刀，擡頭蓋頂向下劈來，甘龍趕忙又向右一縱身，口中在厲聲喝叱：「什麼人，你敢動手殺人。」此時這人一刀砍空之下，一掙身，喝聲：「老小子，你還會找到這來，你那走吧。」揉身而進，這口刀向甘龍扎來，甘龍耳中聽得說話聲音很熟，不過黑沉沉的辨不清面貌，大致是海門縣那個捕頭，這一刀扎過來，甘龍始終沒沒開手亮傢伙，此時眼看着刀尖子已經到了，甘龍知道此時沒有分辨的餘地，只有手底下見出起落來再說，刀尖子到，好個甘龍，往左微一擩，可是身軀竟貼着他刀身，倏然一轉，反把身軀欺進去，「黑虎伸腰」，雙掌運足了力，這一下子打個正着，正打在這人的左乳上，右肩窩，整個的身軀碰的一聲，倒摔出去。老武師甘龍此次力量用得大些，這動手的還是海門縣捕頭周得祿。

可是此時撲過來的一共六個人了，並且全經捕頭周得祿打了招呼，他在孔明燈照射之下，認出老武師甘龍，不過周得祿可不知道他怎的竟會在安平汛脫身，因為老武師甘龍，爺三



個青竹灣對付了縣官安世祿，打傷了捕頭捕快，他們先行逃下去，任憑甘龍多麼精明老練，終歸沒有這伙子公門惡吏狡猾，依然被他們暗中跟綴上，並且這種地方，尤其是門不過他們的勢力，他們狼狽的到了唐鐘，這個安世祿他雖是海門縣的縣官，可是附近一帶這幾縣全和他有私交，更知道他有極大的靠山，州縣官們有的買他人情，有的畏他勢力，所以他雖則出了自己的管轄地，到處裏能夠使出勢力來，並且安世祿，得到當地的一班地面上當差的報告，甘龍等果然落在安平驛，這個安世祿，把人情託到了，當地找了個治傷的醫生，給他潦草的治了一下，安世祿聽信捕頭的話，認定了這是漁村中主使出來的人，所以只把捕快趙萬成留在這，叫他辦理這件事，因為當時事情是刻不容緩，好歹吩咐一下，那個捕快趙萬成竟是忽生惡念，要檢個現成便宜，反倒算把漁村這班被壓迫的漁民救了，若沒有他這麼節外生枝，甘龍恐怕也不易就逃出來，就是破出犯法去，安平汎脫身，也找不到按查使，這個安世祿他才帶着捕頭趕到崇明，把海門縣漁村全捏造成勾結海盜，攻入縣城，劫牢犯獄，已經要大舉起事，沒有大兵勦辦，非要給地方造成無窮後患，附近各州縣恐怕全不易保了，鎮守崇明的提督榮國棟，和安世祿有極深的淵源，更是近親，並且他認為這種事，是他職權上應該辦的事，他是鎮守海防，有這種權柄，他立刻調了兩營水師營，兩營綠營，連夜的起奔海門縣剿辦這羣海盜，安世祿坐着快船，他先行返回海門縣，現在安世祿成了了不起的人物，水陸大軍，把四十多漁村，包圍個水洩不通，他把縣城佈置一下，着腿，竟也親自出馬，到海邊處理這件事，他也為得是擺擺自己這個知縣的威風，這種途程，和祝澤民老武師甘龍到達的時候，也就相差着一個時辰，這安世祿水陸大兵圍困好了漁村之後，他依然向漁村中宣示

着他保境愛民的德政，就是爲漁村留一條生路，漁村中的所有漁民想活下去，把越獄脫逃的主要人三十餘名，和這漁村中未被捕入獄的三十餘名村主，漁戶頭，一共是六十四名，這種名單可完全出於那個從漁村受傷逃出去的經紀牙行的徐麻子，他指名開出來的單子，告訴縣官安世祿，只要把這伙人全除掉了，漁民決不敢再反抗官府，聚衆擾亂，所以安世祿把這種剿辦漁村的辦法，叫官兵向漁村裏宣示，這班人獻出來是就地正法，這種情形，他就是按着剿辦盜匪處治，漁村中的漁戶們，焉能接受這種暴壓的命令，也正在僵持不下之時，這邊已經宣佈命令，進攻漁村，這只有演成大屠殺，祝澤民甘龍此時趕到，竟遭到這種阻擋襲擊。

捕頭周得祿被打受傷，仰身摔出去，再也起不來，此時縣衙門的捕快，全班跟隨縣官出來的，因爲事情過行嚴重，安世祿是何嘗不怕死，此時竟有兩個年輕捕快，一個叫王誠，一個叫張大彪，這兩人見捕頭受傷，那個提孔明燈的把燈掄起來，照定了甘龍砸去，他們因爲相隔很近，動手的情形刻不容緩，周得祿摔出去，捕快王誠的這支孔明燈砸過來，老武師甘龍身形猛往下撲，就這樣，被孔明燈的燈門鐵邊子，掃在左肩頭後，衣服破了，肩頭上皮肉也被劃傷，這兩個捕快可跟着也撲過來，那個捕快張大彪一根鐵尺，竟往下砸，那個王誠，一把手叉子，照着甘龍的左半邊臉就扎，甘龍身軀是矮着，這兩人一撲過來，一個「黃龍轉身」式，身形仍然是矮着，向左一翻，張大彪的鐵尺砸在地上，捕快王誠的手叉子也扎空了，老武師甘龍嘆的一把，把他腕子刁住，一個「順手牽羊」式，用力的向右一帶，把這個王誠嘴咬地摔出去，那個張大彪鐵尺又翻起，口中喊着：「好小子。」斜着身軀這條鐵尺又掄起來，向老武師甘龍的頂樑上砸到，甘龍往上一仰頭，鐵尺從面門前落下來，甘龍一把把鐵

尺的前半截抓住，左腿往起一抬，兜定了這張大彪的小腹上一腳踢去，這個張大彪一聲怪叫，身軀倒摔出去，立刻死了過去，其餘的兩個捕快，見這人動手之間，連傷數人，手底下太厲害了，他們竟反往回下跑，不住的打着呼哨。

此時靠海邊一帶，轟的一聲號炮響起，可是這邊跟着有一隊官兵執着燈籠火把撲過來，祝澤民見老武師甘龍險遭殺害，並且海邊的情形已在動手，祝澤民此時也把生死置於度外，顧不得危險了，這一隊燈火過來，祝澤民心說正好，此時老武師甘龍把鐵尺拋掉，手按着左肋，回頭招呼：「祝大人這可怎麼辦。」此時因為這裏出事，在離着海邊漁村一箭多地，督率綠營的兩位營官和安世祿，是亮起大隊來威脅漁村交出人來，這裏突生變故，捕頭周得祿帶着人撲過來查看時，那邊跟着竟聽到連續哨子的聲音，一位綠營的營官金子厚，他立刻喝令一位哨官帶着一哨人，趕緊的查看。

這個哨官帶着這隊兵，執着燈籠火把飛撲過來，海門縣的兩名捕快，正往回下逃，見有大隊官兵撲過來，立刻給他們壯了胆，高聲招呼：「綠營的老爺，你們趕緊上，這裏有匪。」這個哨官忙的喝問：「有多少人。」一名捕快答着：「只看見了一兩個，我們頭兒可受傷了。」那個哨官一聽，簡直不像話，冷笑了一聲，竟不答理這捕快，帶着這隊兵往前跑過來了，此時祝澤民向老武師甘龍道：「事已緊急，我們只有破死一拚，任憑他們動手，我們只有用公事鎖住了他們，別無他法了。」說話間，祝澤民從身上把一個按查使衙門的護封取出來，遞給老武師甘龍道：「老師傅，不要怕死惜命，高舉着這件公事，只要能夠欺近了他們帶兵官前，就好辦了，你只管高喊兩江總督的公事到，有什麼事有我担承。」老武師甘龍知道

現在就是拚命，不過把命白送掉，遂答了聲：「好，就這麼辦。」此時再也不顧身上的傷痕，高喊着：「兩江總督緊急公事到了，你們帶兵的還不起緊接公事。」高喊着往前跑，那個哨官帶着一哨官兵正迎過來，二十多支火把照着，已經看到甘龍的身形，忽啦的這一隊人就亮開勢，十幾名官兵張弓搭箭，這位哨官高聲喝喊：「大胆的匪徒，還不站住。」甘龍趕緊把身形停住，他還是高喊着：「兩江總督的公事。」此時這位哨官在燈火之下，看到一個年老的鄉下人，高舉着一個藍官封子，他身後似乎還有一人，這個哨官，見他這種情形，不像匪人的行動，可是那兩名捕快隨在官兵的後面，此時在身後忙喊着：「綠營老爺，別聽他的詐語，這就是匪人。」這哨官回頭說聲：「用不着你管。」立時向對面喝叱道：「既然你說是兩江總督衙門的人，你可不要動，我們得看憑據。」說着話，喝令手下四名弁勇過去，把他手中拿的官封子接過來，監視住他，祝澤民一看這種情形有救了，四名官兵提着刀走過來，甘龍只是舉着這官封子不動，官兵到了近前，他們雖則是當兵的，這種東西見過，裏面的公事雖不知道究竟是什麼，可是老頭所舉的一點不假，是衙門口的官封子，到了近前，有一名官兵說聲：「拿過來。」祝澤民見這種時候容得自己說話了，從甘龍身後轉過來，說聲：「弟兄們，你先慢着，你們帶兵官是什麼人。」這四名官兵一看，說話的這人更不像匪人，穿着綢子長衫，青緞官靴，一名官兵忙答道：「眼前帶兵的是我們哨官周得勝，你們究竟是那裏來的。」祝澤民道：「弟兄們不要誤會，你們大隊的官兵怕什麼，我是兩江總督衙門下來的，我得和他講話，公事你們不能接。」那官兵看了看甘龍，向祝澤民道：「你姓什麼。」祝澤民道：「弟兄們，前面的官兵是不是已經進攻漁村，請弟兄們不要耽擱誤事，事情關

係着沿海一帶文武官員的腦袋。」一名官兵忙說道：「帶你們過去成，這個老頭帶着凶器，請他留下了。」甘龍把肩頭一閃道：「弟兄們把刀拿下去，我是保護大人的。」一名官兵伸手把甘龍的刀拿下去，說聲：「隨我們來。」四名官兵仍然嚴厲監視着，領着甘龍祝澤民來到這位哨官周得勝面前。

祝澤民向這哨官拱拱手道：「老兄，現在請你放心，我們赤手空拳的只有兩人，老頭已受傷，現在你們帶兵官是誰。」那哨官道：「對不起，你不說出身份來，現在正是剿辦漁村海盜的時候，可不容你在此任意擾亂。」祝澤民道：「老兄，你是一個當武官的，得這點功名不易，告訴你，眼前剿辦漁村的事，不立時制止，漫說是你們派出來的這幾名帶兵官；連榮提督的腦袋全沒有了，我們是朝廷欽派兩江按查使谷大人的隨員，現在奉兩江總督指令，查辦海門縣漁村的變故，崇明提督榮國棟受人蒙蔽，擅派大兵，不立時制止，所有此次被派剿辦漁村的帶兵官，全要斷送在海門縣之手，老兄你快着點，領我們趕緊去見你們帶兵官，老兄你也是老軍伍了，這種公事你接不得，難道你不知道麼。」哨官周得勝一聽祝澤民這話，揣情度理，在這種時候決沒有假，自己一個小武官何必得罪人，並且來人的口氣頗爲嚴厲，遂說了聲：「好吧，你們隨我來。」這隊官兵在兩邊監視着，火把引導直撲海邊，可是哨官已經打發人頭裏轍下去，那兩名捕快早吓得躲向一旁，招呼人去救他們頭兒，相隔沒有多遠，前面已經亂成一片，這裏可有二百多名官兵列陣，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。

安世祿和綠營的兩位營官金子厚崔振武，正在指揮各哨的官兵，往水圍子裏闖，可是進攻的情形不對，官兵剿匪，那只有遵從命令，拚死往裏攻殺，但是一撲到水圍子那裏，情勢

大變，所有各營各哨的哨官，全不敢往上撲了，連續着往樹林這裏向他們營官請示，就是漁村的人完全退下去，決不抵抗，並且各村莊的邊上，已是起火，因爲任何凶蠻的隊伍，也不能屠殺束手就戮的人，那個安世祿坐在皮馬紮上（折疊的椅子），仍在作威作福的向兩個營官堅持着，隊伍衝進去，把這名單上所要的人全抓出來砍了，可是這兩個帶兵官金子厚，崔振武，他們正在和安世祿爭辨，認爲漁民們只要不抵抗官兵，就得把他們漁村中主腦人，招呼出來，問他們的口供，兩下裏爭持之下，這時哨官打發的兵丁飛報過來，兩江衙門的公事到，安世祿等也是大驚，彼此愕然相顧間，哨官周得勝領着老武師甘龍，祝澤民已經離得很近了，安世祿一眼看到老武師甘龍，他不禁怪叫着：「豈有此理。」可是這時祝澤民甘龍隨着這隊官兵已到近前。

祝澤民搶在頭裏，向安世祿拱拱手道：「貴縣就是海門縣正堂安大人麼。」安世祿見來人的情形，他也摸不清是怎麼個路道了，遲疑錯愕的結結巴巴的連說了兩個「你」字，可是祝澤民看到兩位武官的頂帶官服，知道這是兩位營官了，遂也拱拱手道：「這兩位老兄，大約全是駐守崇明提督榮大人的麾下，二位老兄貴姓，官印怎麼稱呼。」這兩位營官也在愕然的驚視着來人，那金子厚比較着老練，却往前湊了兩步，拱拱手道：「兄弟們是榮提督的麾下，我們是第三鎮第一營第三營，兄弟我名叫金子厚，他叫崔振武，尊駕是奉何人命令，貴姓大名，請你把公事賞下來。」祝澤民道：「號炮已起，進剿漁村的事怎麼樣。」金子厚道：「請老兄先給我們公事看看。」祝澤民把面色一沉道：「公事是當然要看，貴營的兵馬查辦漁村案件，固然是奉有提督命令，現在老兄們爲了自己的前程，請你聽從兄弟我的良言，

趕緊下令，對漁村停止進攻，不得妄殺一人，不只於兄弟是帶着公事到，並且按查使谷大人，已經親自趕到現地，他是從水路上趕來，現在大約也到了。」說話間，祝澤民知道他們是不肯隨便聽命令的，從甘龍手中把那個官封子接過來，遞給金子厚，金子厚趕緊打開，就着官兵手中的燈火，把裏面公事取出來，打開一看，是：「欽派按查使谷，奉兩江總督指令，全權查辦海門縣漁村事件，自文到之日起，文武官吏對漁村事件，不得擅自處理。」只這麼寥寥幾句話，金子厚一看這份公事，顏色就變了，有按查使的關防，最厲害的是奉兩江總督指令，他立刻向手下哨官周得勝等招呼：「趕緊傳令，進攻漁村的隊伍，凡是已進了水圍子的趕緊退，守在圍子外。」安世祿他看了看祝澤民，尤其是最叫他痛恨的，青竹灣捉弄他的老頭子，他憤憤不平的向金子厚道：「老兄，把公事給我看看，這是什麼時候，憑這一紙公文，就能來擾亂我海門縣的漁村叛變。」金子厚方要把這份公事遞給他，祝澤民伸手按住，向安世祿道：「貴縣請你無須再看了，好在按查使谷大人這就到，自有負責的人，老兄有什麼話，何妨向按查使去講，兄弟只是奉命制止官兵，不得屠殺漁民，貴縣的事，不敢過問，漁村內你若認為非得把他殺戮了不可，請貴縣帶你本縣差弁，放手屠殺好了。」安世祿竟被祝澤民這片話給問住，祝澤民抬頭望了望漁村前火起，一片哭聲，並且夾雜着若干呼喊：「冤枉啊。冤枉啊。」祝澤民向金子厚崔振武道：「二位老兄，隨我來。」說話間，祝澤民頭一個奔向水圍子邊，金子厚，崔振武，也跟隨過來，一隊官弁護擁着，這時順着水圍子邊，一片烈馬奔馳之聲，這正是他們傳佈命令，到了圍子邊，祝澤民用手一指，恨聲說道：「二位老兄，你們請看，漁民暴動，勾結海盜造反，就是這樣麼，老兄們體好生之德，趕緊派人

飛馬宣示各漁村，叫他們高喊，按查使已到，叫漁民們把所放起的火，速行救滅，聽候處理，不這麼安下人心，他們全被燒死的，我們作官的辦出這種事來，居心何忍。」此時金子厚，崔振武也看出事情實在是辦錯了，遂喝令手下這一隊官兵，各抓起林邊停留的快馬，騎上牲口，分南北兩路，向漁村宣示這種命令，就在這時，漁村中早得到了救命的信，是海邊那裏傳過來的，按查使谷大人已到。

他坐着官船趕到，兩隻官船盛張燈火，有官銜燈，隨員們全跟隨着，柳青青和虎兒保護着老大人，他們一直往水師營的官船闖過來，全沒有再遭到阻難。按查使一到，立刻的召集水師營帶兵官，嚴厲叱責，立時的要制止官兵進攻，宣示漁戶。這位谷老大人，他更是胆大包身，不怕危險，在命令傳下之後，自己的兩隻官船，立時開進船戶的船幫，在水師營號炮一響之下，漁船上也全放起火來，留在船上的人，是一片哭聲，尤其這裏，婦女孩子多，壯丁少，這幾乎把個谷大人急死，趕緊的吩咐所有水師營帶兵官，小武職官，全把兵刃弓箭拋去，飛撲各漁船救火。好在船上放火的時候不大，婦孺老少，全聚在船艙裏等死。柳青青和虎兒兩人，也是拚命的飛縱出去，不顧危險，不顧性命，竄上各漁船，招呼着各漁船中人，叫他們趕緊自救，有那船已燒得利害的，水師營小船也全衝進來，殺不成，反拚命的救起人來。這青青和虎兒，却飛登岸上，撲向漁村，兩個孩子竟拚命的狂喊，招呼村中人趕緊分頭送信，截斷火道。這一來誰不惜命，有了救星，有了活路，漁村中自行輾轉傳告，救火的救火，送信的送信，可是那漁村首領許福民，施鳳起，白三秀，黃阿根這班人，全是領率着漁民甘心受死，青青虎兒趕到，草草的告訴他們，按查使已到漁村，這就登岸，許福民趕緊



的招呼幾個年輕力壯的人，飛奔附近四五個漁村，告訴留在村中的人，把火救滅，要如此如此，越快越好，有這四五個村子就成了。柳青青虎兒一聽許福民這種吩咐，他們慌忙的翻回海岸，碰見了爹爹柳惠，兩人全喜歡得講不出話來，吁吁直喘，潦草告訴柳惠，柳惠聽了不任流着淚，向青青道：「好，我也跪在村口。」虎兒更抓起一條繩子道：「爹爹，你索性綁上點，回頭好見按查使。」柳惠把上身衣服脫掉，光着膀子，兩臂倒攏，虎兒好歹用繩索給他捆上，兩人飛奔海邊。

此時從海邊上，如同兩條火龍，上面的燈籠火把照耀着，按查使谷大人以及一班隨員，水師營的帶兵官，和大隊兵弁，飛撲漁村，這兩人迎上前來，青青向谷大人道：「老大人，你來了，正好，你看看漁村中多麼慘，他們全是好人，大人救救他們命吧。」谷大人已經看到漁船上的情形，就十分憤怒，向青青點點頭，這兩人隨在身旁，一直的走進柳樹灣，一進村口，見村子邊上尙冒着濃烟，乾草乾柴，已經燒了一大半，村子邊上的房屋，還有燃燒着尙沒熄滅的，村邊上却站着十幾個漁戶在迎接，內中有四五個全是自行捆綁，燈火全到了近前，谷老大人，看了看眼前情形，見漁戶們不住的磕頭，谷大人吩咐招呼他們過來問話，把綁着的人全放開，虎兒更招呼着谷大人道：「老大人，頭裏那個就是我的爹爹，大人，你能饒恕他麼。」按查使谷大人點頭道：「漁民們被屈含冤，當然無罪。」虎兒跳過去，拉着他爹爹柳惠，招呼道：「爹爹快些叩謝老大人，他說你一點罪沒有，漁村中沒有犯罪的人。」柳惠趕忙的到了近前，叩謝谷大人，谷大人問道：「你叫柳惠麼。」柳惠答了聲：「是。」谷大人道：「你們爲什麼自行放火焚燒，反綁兩臂，甘心等死，怎的不逃命。」柳惠叩頭道

：「小民們全是安善良民，大兵圍困漁村，不要沿海的漁民了，我們逃沒處逃，求縣太爺開恩，不肯開恩，我們只有自行焚死，用不着官家動手殺戮，血洗漁村，不逼迫到極處，我們那能作絲毫犯法事，老大人，你真是我們漁戶的再生父母了。」谷大人說聲：「漁戶們各自回家，聽候處理，沒滅的火，趕緊救滅了，自有公平的處治。」這位谷大人，看了柳樹灣這一處，立刻吩咐所有隨員，到附近各漁村中安撫漁民一下，叫他們推舉出幾個能講話的人來，人不要多，只有十幾個人以內就成。這位大人帶着這班人穿出柳樹灣，祝澤民帶着甘龍和兩位營官也進來，迎着谷大人行禮報告。

這時漁村中仍然是推舉出施鳳起等一班人，隨在按查使身後，青青虎兒見師爺受了傷，肋上還在流着血，兩人吓得全哭了，可是甘龍却安慰着他們，不要害怕，傷痕不重。

谷大人渡過了水圍子，現在這個縣官安世祿，簡直是張惶失措，他不知是怎麼好了，也只有趕過來迎接，這時一大隊官兵環繞四週，安世祿向前行禮，谷大人微微一笑道：「尊駕就是海門縣正堂安世祿，你真是個好父母官。」說到這，向身旁的差弁喝聲：「把海門縣撤去頂帶，聽候審訊。」這一來，這幾個營官全吓得面目變色，那安世祿把頂帶摘下來，還算是恩典他，沒把他綁上，谷大人立刻吩咐，漁村中推舉出首腦人，隨到海門縣聽審，施鳳起等早把魚棧的官秤也弄來，跟着谷大人向綠營的營官金子厚等說道：「榮提督違法殃民，叫他聽候提參，貴營是奉令出動，與老百姓們無關，請立時率領所部人馬，退回原防。」這一來，漁村中人立刻全從漁村趕出來，也顧不得水圍子水深水淺，全跑到圍子外，沿着圍子邊跪下去，齊聲高喊：「按查使大人，救了我們命，我們生生世世不忘大德。」

這位谷大人忙的吩咐隨員們趕緊招呼他們，不要這樣，速行退回漁村，所有帶走的人，決不治他們的罪，他們犯法的情形，本按查使，念他們受的苦已經太多，定要給他們担待。谷大人立刻起身，率領所有隨員，回海門縣，去處理這案，安世祿竟落個丟官罷職，追交贓款，充軍寧古塔，永遠不赦。那徐麻子，却也沒逃出去，他押在獄中，沒有幾天，竟死在獄內。私設的官秤，也就是他們犯法最大的證據。所有一班爪牙，全受了處治。許福民等一班人，全被放回。因為漁村中遭到這種貪官的壓迫，免一年的漁稅，以蘇民困。甘龍等反得到按查使的嘉獎，得了極厚的賞賜。柳青青虎兒事後被祝澤民收為義子義女。柳惠在漁村中重新立起家業來，他們對漁村的功勞太大，竟作了這漁村中的首領，領率漁民過起安樂生活來了。

(完)



柳 青 青

實 價

(外埠酌加郵費)

著 者 鄭 證 因

上海山東路一二八弄二〇五室

發 行 所 廣 藝 書 局

電話九三六八〇

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號 廣藝書局

經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

熟不  
有誤  
印